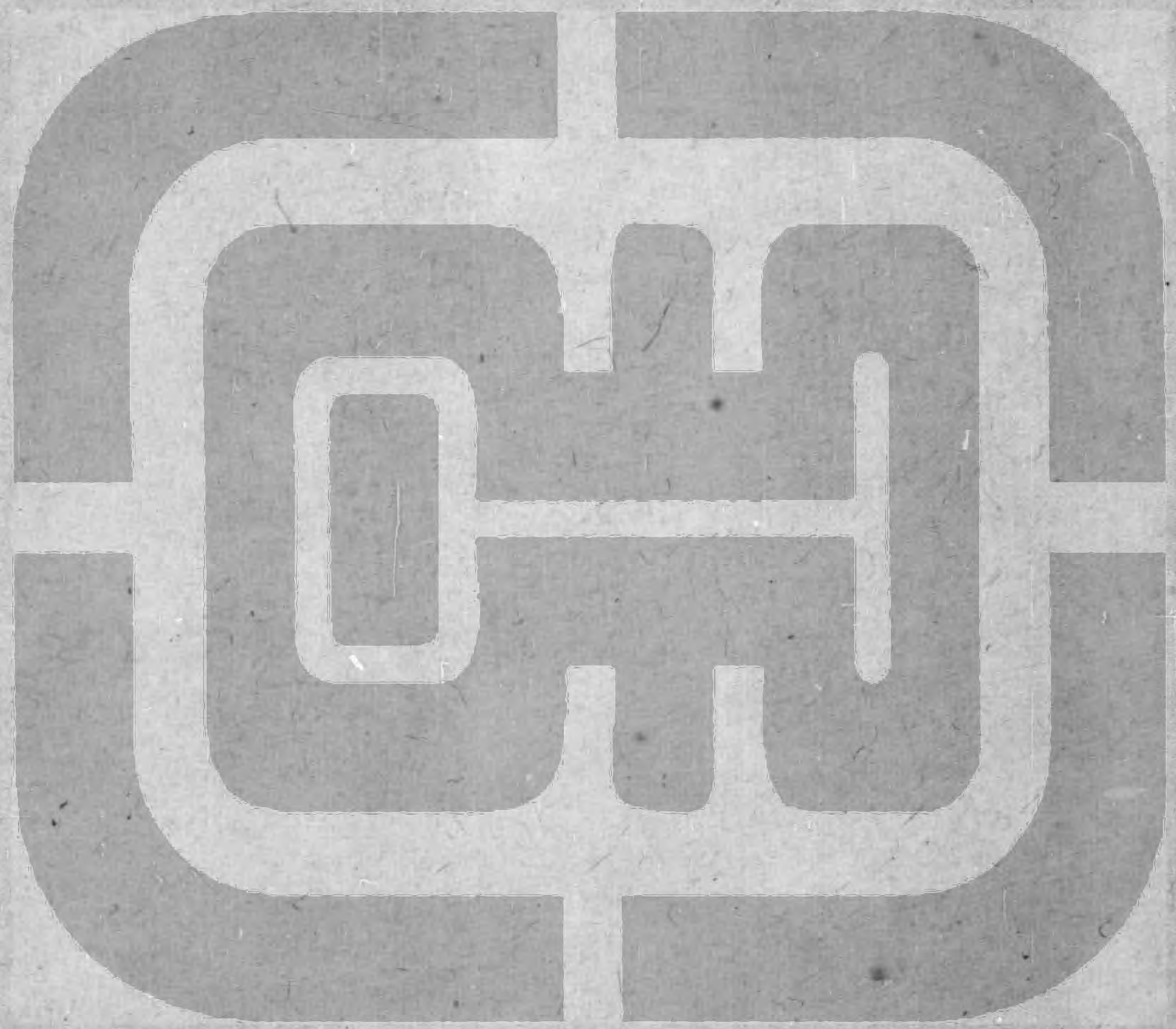


卷二十八至三十一序

淩

牧齋初學集卷第二十八

序一

皇明開國功臣事略序

謙益承乏史官竊有志於纂述考覽　高皇帝開國功臣事蹟若定遠黃金海鹽鄭曉太倉王世貞之屬人自爲書蹟駁疑互未易更僕數則進而取徵於實錄實錄備載功臣錄籍所謂臧諸宗廟副在有司者也革除以後再經刋削忌諱弘多鯁避錯互孔子曰吾猶及史之闕文也疑者丘蓋不言將使誰正之哉天啓甲子分纂

神宗顯皇帝實錄繙閱文淵閣祕書獲見
高皇帝手詔數千言及奸黨逆臣四錄皆　高
皇帝申命鏤版垂示後昆者國史之脫誤野史
之舛繆一一可據以是正然後奮筆而爲是書
先之以國史證之以譜牒參之以別錄年經月
緯州次部居於是開國功臣之事狀粲然矣元
人蘇天爵撰名臣事略疏其人若干而繫之以
事不用史傳之體而宋李燾長編商訂異同舉
正得失最爲詳慎謙益竊於二家取法焉古之
史家必先網羅放失舊聞摭經采傳孔子行求

七十二國寶書太史公採世本國語司馬光修
通鑑先令其屬官草長編今簡牘浩煩是非漫
漶一無所援据而儼然以作者自命攀遷固而
駕壽睢非愚則誣也謙益之爲書姑志其小者
近者如掌故之籍如甲乙之簿或筆或削發凡
起例則以俟後之君子斯謙益之志已矣是書
經始于天啓四年癸亥又明年乙丑除名爲民
賃糧艘南下船窗據几攤書命筆歸田屏居溷
廁置筆越三年始告成事點勘麤畢而　先帝
登遐之詔至矣嗚呼謙益狂愚悖直觸忤權倖

聖朝寛仁得以優游里閈從事牘聿摩娑卷
帙省念歲時其敢忘　先帝之大德哉明年戊
辰　今上改元崇禎而書成於丁卯之八月是
年十二月舊史官錢謙益謹叙

開國羣雄事略序

序錄開國羣雄首滁陽亳都者何也志創業也
數月而館甥朞年而別將脫眞龍於魚服之中
而借以風雷傳之羽翼滁陽之於　聖祖其亦
天造草昧有開必先者乎元失其鹿斬木揭竿
魚書狐呼之徒汝潁先鳴淮徐響應濠城遙借
勢因緣起事而滁陽位又在四雄之下彭趙徐
城之逋寇也儼然踞坐堂皇指撝奔走所謂微乎
微者也滁陽既歿孤軍無倚假灤城之虛名噓崖
山之餘燼用以部署東南號令天下定臺城開吳
國建帝王萬世之業日月出而爝火熄於是龍鳳
之君臣事業風銷煙滅杳然蕩爲窮塵而淪爲灰
刼矣嗟夫安豐之擐甲寧逆耳於青田瓜步之膠
舟終歸獄於德慶漢祖天授不諱受命於牧羊光
武中興聊復稱帝於銅馬用是繫以年月疏其終
始放司馬遷楚漢月表之意俾後世有觀焉昔張

衡上書謂更始居位光武初爲其部將然後即眞宜以更始之號建於光武之初然則龍鳳之號或亦　高皇帝之所不廢也次僞天完次僞漢次僞夏志割據也次東吳次慶元志盜竊也天命不僭夷狄有君故以擴闊陳友定終焉於乎有元非暴虐之世庚申非亡國之君也惟其聰明自用優柔不斷權分椒塗政出奸佞寵賂於焉滋章紀綱爲之委替沙河之潰師費以億萬而敗將歸踞於臺端高郵之圍寇功在漏刻而大軍立卻於城下省院之駮議未決而航海之寶賄直達於宮中江淮之壁壘方新而曠林之干戈相尋於閫外馴至撫軍之院朝設而夕罷講解之書此奉而彼格南討之詔旨甫出河北而北征之師旅已擣燕南然後仰觀乾象而喟然知事之不可爲也寧有及乎詩不云乎殷鑒不遠在夏后之世後之人主讀儀鑒之詩而以庚申爲前車雖與天無極可也書成後之十六年涂月朔舊史官錢謙益謹敘

重輯桑海遺錄序

余讀吳萊立夫桑海遺錄序稱淮陰龔開聖予所作文宋瑞陸君實二傳類司馬遷班固所爲

陳壽以下不及也余往搜癸辛雜職見聖予水滸三十六贊知爲經奇之士因立夫之言求問其所謂二傳者而卒不可得意其蕪滅不復傳人閒矣江陰李君如一家多藏書有陶宗儀九成草莽私乘余從借得之聖予所作二傳及君實挽詩序皆具載焉篝燈疾讀若聞嘆噫鬚髯奮張髮毛盡豎手自繕寫不敢以屬侍史漬淚徹紙不數行輒掩卷罷去也當似道專國時宋瑞累爲臺臣劾罷中外踐更席不暇煖年僅三十有七援錢若水例致仕而君實以乙科居廣陵幕府凡十有六年李制置祥甫始上其名于朝當此時舉朝之視二人者猶輕塵之棲弱葉惟不得掃而去之也迨北兵日迫宋瑞由贛州勤王而君實亦以奉請留中朝廷之上始知有此兩人嘻亦已晚矣宋瑞守平江陛辭始建分鎮用兵之策朝議猶以其論闊遠書上不報至景炎新造陳宜中猶以議論不合使言者劾罷君實張世傑力爭始召還嗟乎天下方胡馬渡江翠華浮海此誠所謂中流遇風胡越相濟之時已而大臣猶用機械銛軋人言官猶用畢牘

抹摋人首尾應和如舉平時故事一二勞臣志士奮身于滄海橫流之中爲國家任難卒使之有頃不得信有唾不得吐駢首縮舌與社稷俱燼宋家三百年宗廟一旦不食其所繇來者漸矣蓋非獨似道一人之故也夫勞臣志士既得死所所以報國恩而酬人望者無餘事矣獨其志有所爲而時事不可爲時事猶或可爲而坐視其必不可爲持忠入地殺身無補千載而下攬其事者欷歔煩醒天地改色靈風怪雨發作於敝紙渝墨之閒而況立夫之去宋季非立乎

定哀者乎又況聖予之與君實同居幕府而身爲遺老者乎嗚呼其尤可感歎也矣立夫所輯桑海遺錄既不可得而見而其序幸存今又得聖予二傳則其書猶不亡也余故錄爲一通藏之篋衍題之曰重輯桑海遺錄與立夫同時者黃文獻公溍作陸君實傳後序補聖予之闕逸訂新史之同異其文亦遷固儔也庸併著之新史二傳多沿襲聖予又已著于史故不復載武夷謝翺皐羽者信公之客亦以遺老終猶君實之有聖予也其遺文以類附焉若有宋之餘民

舊事綱羅放失不可勝紀余藏書不多力未之
逮也蓋將遍訪之好古君子如李君者以卒立
夫之志焉而爲之序以發其端萬曆四十七年
夏四月史官錢謙益謹叙

少司空晉江何公國史名山藏序

少司空晉江何公釋褐起家萬曆中道德洽聞
蔚爲大儒慨國史之無成書也收權典謨勾稽
掌故發憤盡氣編摩數十年遂告成事公既歿
其書始大行于世仲子南戶部郎九說詒書謙
益使爲其序謙益竊謂公之爲是書也有三難
焉亦有三善焉東漢以後之史皆成於異代今
以昭代之人作昭代之史忌諱弘多是非錯互
公羊託指于微詞韓愈戒心于顯禍一難也遷
固之書討論於再世晉唐之史假借於衆手今
以一人一時綱羅一代之事既非嵩門服習之
學又無史局纂修之助二難也龍門之採世本
也涑水之脩長編也述作之源流筆削之先資
也今之紀載紛如其可資援据者或寡矣遠無
徵于杞宋近或指乎隱桓三難也公之爲書也
果斷以奮筆采毫貶芥不以黨枯仇腐爲嫌此

一善也專勤以致志年經月緯不以頭白汗青爲解此二善也介獨以創始發凡起例不以斷爛蕪穢爲累此三善也公盛年遷謫讀書講道無聲色貨利之好無榮名膴仕之慕專精覃思窮年繼晷故其著作之成就如此嗚呼本朝學士大夫從事于史者衆矣以海鹽之志焉而弗史以太倉之力焉而弗史以南充之位與局焉而弗克史國家重熙累洽度越漢唐而史事闕如此亦士大夫之辱也後有徵明史者舍公何適矣雖然書成而署之曰名山藏隱史名也其總而稱記也則本紀志傳闕焉記大事則年表闕焉終篇則敘傳闕焉削史體也一再登庸官至卿貳藏弆篋衍不敢繕寫進御碎史職也公蓋未嘗自以爲史也謙益竊取其書讀之開天之創業月表具在其可委諸陳跡乎開國之重典丹書未亡其猶問諸故府乎朱墨之秘錄豈無取於是正而丹青之俗說豈無待於刋削者乎公之史既有成書而不敢以史自命豈徒也哉天啓中余承乏右坊公與祥符王損仲皆官光祿時時過從商略史事損仲告公曰古之爲

史者記則記書則書史則史公之稱斯名也何
居公蹴然起謝曰喬遠國陋守其樸學藏諸鏡
山之下傳諸家塾僭矣敢冒國史之名詒本朝
三百年史局之羞乎余與損仲嘆此達言以爲
美譚繇今觀之非公之道德洽聞具有三善者
不能史非公之好學深思信而好古不能不自
以爲史也然則今之大書深刻發名山之藏而
傳諸通邑大都者以徵于後世則可矣其無乃
非公之志也與

新刻十三經注疏序

十三經注疏舊本多脫誤國學本尤爲踳駁邇
者儒臣奉　旨讎正而繆缺滋甚不稱　聖明
所以崇信表章至意毛生鳳苞竊有憂焉專勤
較勘精良鋟版窮年累月始告成事而屬謙益
爲其序序曰十三經之有傳注箋解義疏也肇
于漢晉稡于唐而是正于宋歐陽子以謂諸儒
章句之學轉相講述而聖道麤明者也熈寧中
王介甫憑藉一家之學創爲新義而經學一變
淳熙中朱元晦折衷諸儒之學集爲傳注而經
學再變介甫之學未百年而爛而朱氏遂孤行

于世我　太祖高皇帝設科取士專用程朱
成祖文皇帝詔諸儒作五經大全于是程朱之
學益大明然而再變之後漢唐章句之學或幾
乎滅熄矣漢儒之言學也十年而學幼儀十三
而學樂誦詩舞勺成童而舞象二十而學禮惇
行孝弟三十而博學無方孫友視志春誦夏絃
秋學禮冬讀書其爲學之科條如是而已其言
性言天命也木神則仁金神則義火神則禮水
神則知土神則信存惻隱羞惡恭敬是非之心
以長育仁義禮智之性所謂知性知天者如是

而已宋之學者自謂得不傳之學于遺經埽除
章句而胥歸之于身心性命近代儒者遂以講
道爲能事其言學愈精其言知性知天愈耶而
窮究其指歸則或未必如章句之學有表可循
而有坊可止也漢儒謂之講經而今世謂之講
道聖人之經即聖人之道也離經而講道賢者
高自標目務勝于前人而不肖者汪洋自恣莫
可窮詰則亦宋之諸儒埽除章句者導其先路
也修宋史者知其然于是分儒林道學釐爲兩
傳儒林則所謂章句之儒也道學則所謂得不

傳之學者也儒林與道學分而古人傳注箋解
義疏之學轉相講述者無復遺種此亦古今經
術升降絕續之大端也經學之熄也降而爲經
義道學之偷也流而爲俗學胥天下不知窮經
學古而冥行擿埴以狂瞽相師馴至于今輕材
小儒敢於嗤點六經呰毀三傳并聖無法先王
所必誅不以聽者而流俗以爲固然生心而害
政作政而害事學術蠱壞世道偏頗而夷狄寇
盜之禍亦相挺而起孟子曰我亦欲正人心君
子反經而已矣誠欲正人心必自反經始誠欲

反經必自正經學始　聖天子廣厦細旃穆然
深思　特詔儒臣是正遺經進御誠以反經正
學爲救世之先務亦猶　二祖之志也不然夫
豈其王師在野方隅未靜汲汲然橫經籍傳如
石渠開陽故事潤色太平也哉鳳苞之較刻也
表遺經也尊聖制也砥俗學也有三善焉余故
狥其請而爲之序膚淺末學不揆檮昧序贊聖
經譬諸測量天地繪畫日月非愚則狂也遡經
傳之源流訂俗學之舛駮使世之儒者孫志博
聞先河後海無離經而講道無師今而非古胥

天下窮經學古稱　聖明所以崇信表章至意則是言也於反經正學其亦有小補矣夫崇禎十二年十一月序

蘇州府重修學志序

今上甲子蘇郡續脩學志成司教劉君某司訓劉君某後先董其事而文太史文起實爲其序兩劉君以爲謙益少游于學宮應博士弟子選亦宜有言序諸首學志之修昉于蔡司理昂而王文恪公序之文恪亦學之博士弟子也故以人才之出如范文正者望諸鄉之子弟焉而文起之序則以鄉賢之籍人物之攷推明作者風勵作成之意而慨歎于吾蘇之所以重者亦猶文恪之志也余雖有言亦何以加諸而兩劉君之請不可以已則姑述其謏聞以告于鄉之子弟其亦可乎宋景祐初范文正來典鄉郡始請立學而安定胡先生爲之師當是時安定之門人稱于海內而滕甫錢藻范純佑輩則學之弟子也自時厥後居師席者如王逢之朱伯原陳唐卿之徒相率推明安定之教師嚴道尊英才輩出逮于我明蘇人士爲極盛則夫師之所以

教弟子之所以學其亦有可得而言者乎安定
嘗患隋唐以來仕進者苟趨利祿尚文辭而遺
經業其教授諸生一以經術爲本學者之於經
術也譬如晝行之就白日而夜行之光燈燭也
非是則倀倀乎何所之矣古之學者九經以爲
經註疏以爲緯專門名家各仞師說必求其淹
通服習而後已焉經術既熟然後從事于子史
典志之學泛覽博採皆還而中其章程隳其繩
墨于是儒者之道大備而後胥出而爲名卿材
大夫以效國家之用師以此教弟子以此學豈

獨安定之于吾蘇也哉自儒林道學之岐分而
經義帖括之業盛經術之傳漫非古昔然而勝
國國初之儒者其學猶在而先民之流風餘
韻猶未泯也正嘉以還以勦襲傳訛相師而士
以通經爲迂萬曆之季以繆妄無稽相誇而士
以讀書爲諱馴至于今俗學晦蒙繆種膠結胥
天下爲夷言鬼語而不知其所從來國俗巫壬
志滛民風厲生心而發政作政而害事皆此焉
出使安定諸公而在有扼腕痛哭而已矣嗚呼
又豈獨吾蘇爲然也哉雖然吾蘇士風清嘉文

學精華海內之學者未能或之先也在有宋時天下之立學自吾蘇始而安定之教條所謂傳經誼信師說者吾蘇士實先被之近世以來勦襲繆妄之學流傳四方者吾蘇士應和之最捷蘇之于海內蓋所謂得氣之先者也溯流而窮源數典而尊祖郵文詞而迄經術禰安定而宗周孔吾蘇之人士能不自任其責矣乎朱伯原之文曰爲文足以貫道爲經足以通理其緒言具在也自唐陸中允宋王魏國二十五賢以下其芳規具在也以曾文定之文章而六經閣之一記不能不屈服于浙帥古之人其明經而窮理如此其深且篤也反而求之吾鄉之子弟其有餘師也矣不然斯制之修也搜採遺文考見陳迹以爲是學之文學掌故而已先之以文恪重之以文起不啻錞于申之而兩劉君又諄複于余之贅言何爲也哉是志也成鄉人子弟來游來觀因余之言有所考問而興起焉奮乎百世之下文定之風烈與安定之教思若將旦暮遇焉余少應博士弟子選今且老矣庶幾有辭于鄉之子弟而兩劉君風勵作成之意亦不徒

也哉

鄉約序

建德宋侯來令嘗熟豈弟明允朞年而大治修
舉鄉約申明　高皇帝諭民六言以訓于蒙士
反復訓解鏤版頒布期于家諭而戶曉焉鄉約
之制莫備于周官周官大司徒以三物教萬民
而賓興之二曰六行孝友睦婣任恤　高皇帝
之諭民所謂孝順父母六行之首也尊敬長上
六行之二也和睦鄉里則睦婣與任恤兼舉焉
而繼之曰教訓子孫各安生理無作非爲大司
徒以鄉八刑糾萬民其七曰造言之刑其八曰
亂民之刑造言者訛言惑衆亂民者亂民改作
執左道以亂政皆不安生理務作非爲者也周
官於六刑之外加此二刑故　聖祖亦諄諄戒
諭焉然大司徒之六行八刑　聖諭以六言蔽
之大哉王言比之周官蓋尤簡約而著明矣地
官之屬鄉大夫之職正月之吉受教法于司徒
退而頒之于其鄉吏州長黨正族師各掌其教
治政令月吉則屬民而讀法今吾宋侯之所修
舉者謂非周官之遺法不可也吾里之人尚深

念侯之德意無以空言慰置之哉昔宋文憲既致仕　高皇帝賜詩有訓人法度之語而春坊司直郎汪叡罷歸又爲語飭戒使知鄉鄙所繇嚴憚余官侍從日久浮沉竊祿無補聖朝今且將退而老矣推侯之意以告于里之父老子弟固余之事也是爲序

取節錄序

取節錄十卷容城孫奇逢字啓泰之所輯也以史家凡例取之則忠義壹行孝子烈婦之屬居多以公羊三世考之則所見所聞居多甚矣啓泰之長于取節也啓泰生于北方與定興鹿太嘗伯順偕游于吾師高陽公之門公器之曰吾四友之二也天啓中逆奄亂政伯順從公于關門奄所遣刺事者旁午帳下公每厲聲訶問你家老公云何不少假顏色奄遣人屬伯順通慇懃于公伯順叱去之甲子之秋公疏請入覲欲有所建白羣小訴于奄謂公將興晉陽之甲伯順爲謀主伯順弗顧也當是時桐城左僉院嘉善魏給事長洲周吏部先後逮繫其子弟傔從閒行晝伏莫敢舍者啓泰與伯順之父太公子

化麟及其門人張果中兄弟通行爲之囊橐燕中好義者十餘曹受啓泰太公部署或裾摭橐饘或奔走刺探鳥舉鳥集若漢之期門左嘗督學三輔太公設甌立表于門曰醵錢救左提學者輸此鄉人投甌者雲集左既考死則又按籍俵散江村之地舉旛旗而擊鼙鼓不畏奄知奄亦竟弗知也余以枚卜被訐伯順言于蒲州當爲上力言分別兩人是非蒲州囁嚅不能決伯順誓不復見蒲州伯順守定與抗節死虜余被逮過白溝果中迎謂曰太公病矣遣其孫候公于此去才兩日耳余獄急權臣趣殺之啓泰果中輩借貸醵五十金詒余且曰社稷有靈必不爲左魏之續公母恐也苕上茅止生屢急難客啓泰署其室曰北海亭啓泰不應徵辟危坐亭上朱黃甲乙著書滿家要之不離取節者近是余讀爾雅戴斗極爲崆峒其下曰幽都古稱其氣角立其風精悍逆奄之時乾兒義孫錯列朝著吾師與伯順屹如狂瀾之底柱而太公啓泰輩蘊義風生魯衛奇節之人燕趙悲歌之士蓋僅有存者天宮書言中國山川東北流尾沒

于勃碣吾師與諸人其亦斯世之勃碣也與世
衰道微廉恥滅熄臣叛其君子逆其父士賣其
友弟子背其師皆失節之屬也楊焉之治河也
患底柱而鐫之忠臣義士其爲底柱也亦大矣
扶持長養之猶恐不足又從而鐫之鐫之亦如
底柱之沒水中終不能去而世之爲楊焉者未
已啓泰之爲此錄也其將以是爲底柱乎抑亦
致戒于患而鐫之者乎嗚呼其尤可嘆息也詩
曰惟其有之是以似之余嘉啓泰之有而似之
也爲序之如此戊寅中秋望日序

建文忠編引

吾郡朱鷺白民好談遜國時忠義搜訪五十餘
年撰建文書法余爲上之史館長洲陳公允又
輯建文忠編蓋撮舉其尤者其表章忠義闡幽
表微之志一也公允素虔事關壯繆侯謂侯已
膺帝號宜于史外起例作本紀以張之夢壯繆
降于榻前飄鬚戟手鄭重誣諉文既成而貞珉
湧見豐碑矻立龍幡贔負巋然于端門閣道之
間若有邪許佑助者人言壯繆護前呼同列爲
老華罵孫氏爲狢子何庸徼措大之筆端以爲

寵靈余以爲不然忠義之在天地無古今無久近壯繆之于先生遜國諸臣之于少帝人心天日豈有兩哉公允一老逢掖矢心于忠義若此與天地間神明正氣丹心碧血往來陟降如磁引鐵如燧取火壯繆之馮而鑒之宜也詩不云乎神之聽之終和且平公允之言神聽之矣世之公卿大夫其言足以熒主聽刼國論固未必神之所聽也夫豈惟不聽而已莠言自口神乃時恫譴與怒將隨之嗚呼可不懼哉丁丑嘉平月書

南昌趙氏族譜序

南昌之趙氏出於宋魏悼王廷美其始遷于鍾陵爲別子之祖者修武郎續之與忠翊郎緒之也魏王之子十人其第四子曰追封廣陵郡王德雍謚康簡熙寧中用太嘗禮院言封康簡次子承亮爲秦國公奉廷美祀贈樂平郡王謚恭靜恭靜第六子曰高密侯先整高密第九子曰贈金紫光祿大夫叔聃修武忠翊則光祿第四第六子也靖康之難自杭徙進賢縣修武居縣東忠翊居縣西相距十餘里及營兆域修武居

東而卜西忠翊居西而卜東相戒後世子孫歲時上冢趾相錯也自時厥後苗裔日繁而書詩之澤益衍至汝僩公文行鬱藹不應徵辟與里中四賢齊名譜云進賢改井爲邑自此始進賢故晉鍾陵縣徽宗崇寧二年以南昌縣進賢鎮升爲縣當修武徙家時進賢升縣已久譜之云吾不能徵之也勝國初古濟公徙南昌之白塘迨嗣徹公又徙于忠孝鄉隨山夾澗風氣鬱盤聚族而居燈火相接弦歌洛誦之聲洋溢乎西東趙于是乎滋大嗣徹公九傳爲封比部公應麟潛德弗曜以發其贏于參議公參議公論次先德釐正支庶作家譜若干卷且撰譜略一通寓書謙益使爲其序焉謙益嘗考宋之宗室太祖太宗魏王之子孫最爲蕃多以魏悼王下言之淳熙八年凡七千二百九十六人而嗣字行未見數世系表亦莫得其詳也則豈非播遷之後大宗正司及西南外宗正皆移以避狄又有散而之四方如修武兄弟者而宗司所掌籍牒錄圖譜之屬遂因是以淪亡失次與今南昌之譜歷十七代服屬井然可以舉僊源類譜之遺

而補世系表之缺不徒有關于家乘而已也參議公之惓惓于譜事也所謂能識其大者與當魏王貶死房州子孫惴惴懼不得比于氓庶及乎二帝北轅諸王駢首就僇太宗之後十不存一而修武兄弟卒以魏王之世系避地得全盛大蕃衍引之勿替由此言之天道之屈信往復豈可以一時一瞬計哉參議公志節鯁介由吏部郎出參外藩其修是譜也循覽太宗魏王之後參觀于天人之閒豈惟不忘其先抑藉以教世也與攬者其亦知觀感也矣參議公令嘗熟謙益以博士弟子受知于公故不辭而叙其譜其于公之善政令聞略而不書懼謏聞也且以有待也宋史宗室傳及世系表皆載魏王子十人第四子爲德雍與譜脗合而馬端臨通考不列德雍之名又載魏王第四子德彝此則馬氏之誤未可信通考而疑史也因叙斯譜而并及之

雙鳳顧氏族譜序

太倉顧生天叙以其譜來請曰顧之先譜凡再修曰睿者修於永樂序之者翰林待詔河南李

公幹也曰有終者修於正統序之者禮部侍郎
羊城陳公璉翰林修撰嘗熟張公洪也天叙之
先人念族大而譜佚手自蒐輯將踵門乞文於
下執事而一旦溘先朝露惟先人之有墜言也
敢再拜泣血以請余攷其譜以晉尚書右丞悅
之字君叙爲始祖悅之二子曰愷之覬之愷之
居晉陵無錫覬之仕晉後爲北海益州尹卒官
遂家焉覬之二十四世曰鎡曰釣曰鎰宋初鎡
徙汴釣鎰徙吳釣生守禮守禮生建安昕建安
生珣珣生伯理徙嘗熟東南之河舍昕生珍珍
生臨即譜所載熙寧三年嗣孫臨題識者也伯
理六世曰子安元末徙居雙鳳里今割隸太倉
此顧氏世系遷徙之大略也考之於史悅之止
愷之一子愷之傳亦然覬之仕宋歷任太守刺
史未嘗尹北海父黃老司徒左西椽於悅之迥
不相及也北海在青州安得云北海益州晉職
官郡置太守京師所在則曰尹益州安得稱尹
也譜序他無所援據咸取徵於臨之題識臨會
稽人東坡詩所稱顧子敦也何其言踳駮不倫
一至於此譜稱永樂初不戒於火睿之妻陳負

譜圖以出而其他盡燬則其放失漫漶無足怪也顧居雙鳳稱甲乙族登鄉榜者二人舉進士者二人譜久闕佚不修而天叙父子孳孳講求殆有合於古者尊祖敬宗收族之義君子重有取焉譜猶史也信傳信疑傳疑疑者丘蓋不言而已矣修撰宿儒也博於譜牒之學序吳中世譜多至百餘家待詔字貞臣仕元爲戶部侍郎佐擴廓帖木兒軍被俘入官仕至待詔致事老死於吳序題永樂二年八十有六即其卒之歲也修撰序稱引待詔之言而又云余不知其人聞有李待詔者吏部尚書張紞之父執意其人也待詔爲張公父執信然修撰與待詔並時後先官翰林而不能知其本末文獻之足徵豈不難哉余故并著之以示讀斯譜者

宋文憲公護法錄序

謙益恭讀　高皇帝御製文集稽首颺言曰天命我　祖統合三教大哉蔑以加矣已讀故翰林學士承旨文憲宋公集則又嘆曰嗟乎夫憲章　聖祖者舍文憲何適矣　聖祖稱佛氏之教幽贊王綱開國以來凡所以裁成輔相設教

佑神靡不原本一大事因緣而文憲則見而知之爲能識其大者廣薦之記楞伽金剛之叙通幽明顯權實大聖人之作用存焉傳有之金鐸振武木鐸振文文憲其　高皇帝之木鐸與繇文憲以闡　聖祖之文其猶易之有翼春秋之有傳也與聖人之言天也筭以周髀測以土圭而天體見焉于以憲章　聖祖蓋思過半矣

聖祖現身皇覺乘願輪以御天文憲應運而起典司禁林輔皇猷而宣佛教前代以翰林學士爲內相文憲之於　高皇帝有相道焉雲從龍風從虎聖人作而萬物覩文憲以大儒應聘君臣之際史官頌之至今抑豈知其夙受付囑開華嚴法界于閻浮提其爲雲龍風虎又有大焉者乎姚恭靖之于　成祖闕現稍異要皆後天奉時佐　二祖以章明佛乘日月未改聖謨洋洋而儒生掩耳如塵沙刼事豈不詩哉或謂文憲故服習程朱程朱辭闢佛氏凜于戎索何可越也於戲　聖祖不云乎天下無二道聖人無兩心夫道譬之則日也　聖祖出而日中天矣程朱見日于牖隙文憲見日于扶桑其廣狹至

不同量也生盛明之世而墨守程朱終不能仰青天而覩白日悲夫文憲集無慮數十本余搜次其關于佛事者合諸雲栖所輯而僭爲之叙以諗于世之憲章者文憲三閱大藏入海算沙有如指掌在儒門中當爲多聞總持至其悟因證地著見于文字中必有能勘辨之者固非學人所可得而評隲者也萬曆丙辰冬十有一月朔翰林院編修虞山錢謙益謹序

陽明近溪語要序

自有宋之儒者高樹壇宇擊排佛學而李屏山之徒力相掌柱耶律湛然張大其說以謂可箴江左書生膏肓之病而中原學士大夫有斯疾者亦可以發藥於是聰明才辯之士往往游意於別傳而所謂儒門澹泊收拾不住者即於吾儒見之矣吾嘗讀柳子厚之書其稱浮圖之說推離還源合於生而靜者以爲不背於孔子其稱大鑒之道始以性善終以性善不假耘鋤者以爲不背於孟子然後恍然有得於儒釋門庭之外涉獵先儒之書而夷考其行事其持身之嚴任道之篤以毗尼按之殆亦儒門之律師也

周元公朱文公皆扣擊於禪人而有悟焉朱子齋居之詩曰了此無爲法身心同晏如彼其所得固已超然於語言文字亦豈落宗門之後五花開後狂禪瀾倒埽末流之塵跡修儒行爲箴砭閥現之閒亦有時節因緣在焉其微權固未可以語人也本朝之談學者新會之主靜河津之藏密固已別具手眼至於陽明近溪曠世而作剖性命之微言發儒先之祕密如泉之涌地如風之襲物開遮縱奪無施不可人至是而始信儒者之所藏固如是其富有日新迨兩公而始啓其扃鐍數其珍寶耳李習之年廿有九叅藥山退而著復性書或疑其以儒而盜佛是所謂疑東隣之井盜西隣之水者乎疑陽明近溪之盜佛也亦若是已矣滇南陶仲璞撮兩家語錄之精要者刻而傳之而使余叙其首余爲之序曰此非兩家之書而儒釋叅同之書可以止屛山之諍而息湛然之譏者也若夫以佛合孔以禪合孟則非余之言而柳子之言也崇禎壬午涂月虞山錢謙益叙

華嚴懺法序

華嚴之爲經王也夫人而知之矣肇于晉廣于
唐于是有實义難陀之譯有清凉國師之疏鈔
有李長者之合論有杜順和尚之法界觀千年
以來薄海內外頂禮而捧誦者無慮萬億不可
說轉而華嚴懺獨後出其製之者曰唐一行其
藏之者曰雞足山其尊信而流通之者今麗江
郡世守木君也難者曰懺之爲言悔也悔者五
十一心數中之一法耳華嚴經者稱性而談該
心之變而道之者也有經可以無懺有經而必
有懺則何異儒家之以五緯配五經乎一疑也

一行之學精于天官曆數其所述作載在唐書
甚詳不聞其留意于教典也設留意于教典以
彼其精思神解豈無奇文奥義可以垂世立教
而胥胥于稱名號勤禮拜之爲務乎二疑也古
之藏書名山者皆慮譏切昔時危言賈禍故俟
易世之後方敢宣傳今製懺禮佛何嫌何忌而
暫加韜晦且一行生于初唐卒于開元爾時六
詔不賓雞足越在化外其振錫也何自其繙經
也何因紙帛之力不能千年刼火滄桑何以完
好如故三疑也解之者曰子之所疑皆世間法

耳非所論于出世法也華嚴之義帝網重重須
彌芥子互相容納安在經之可以該懺而懺之
不可以該經乎恒人之學可以詳略精麤論也
若一行者天台祝流水西行雖下識聖人復出
逆流現身博綜象數豈非華嚴十地中人其難
以凡心測量明矣豈其詳于星曆而略于宗教
從口所出即爲眞詮安在經論之精而懺文之
麤麤乎佛法從因緣生興廢顯晦皆有時節懺之
製于一行而傳付于普瑞成于唐而出于明撰
于龍首而藏于雞足閟于葉榆崇聖而顯于木
君皆有數存乎其閒無可疑者此而可疑則華
嚴之出于龍宮傳于闐亦可疑矣地越蘭滄
星分鉞燿藏弆于深山古寺固已深于禹穴而
神于唐多矣聖典所在諸天護持不離紙帛可
使堅如金石又何散佚腐敗之足虞乎　聖天
子聖輪御世崇信大乘方以華嚴法界含攝羣
生而木君表章懺法實維其時時節因緣如寶
羅網交光攝入惟天眼佛眼爲能知之木君世
篤忠貞保釐南服濟世潤生一本華嚴行門先
刻是經演疏鈔翻印三藏總持宣布浩如煙海

今復流通懺文與疏鈔合論並傳震旦佛法付囑國王大臣豈不信哉是經不可思議懺亦不可思議木君之尊信流通其因果亦不可思議聚沙居士見作隨喜遂盥手援筆而爲之序

蕭伯玉起信論解序

泰和蕭伯玉精研性相之宗參訪尊宿繙閱大藏極心研慮俯仰叩擊者數年而起信論解始出蓋自賢首圭峰以來解斯論者科節繁多疏記錯互使學之者窮老盡氣汩沒於文句之中莫能得其要領伯玉之爲是解也剖性相之藩籬攝宗教之精髓疏通證明汜濫於莊列闢尹之書開遮並用縱奪雙顯昔人有言非郭象注莊子乃莊子注郭象也伯玉之注起信亦如是而已雖然余竊有戲論爲學人告焉當東事之殷也有申甫者以談兵見余于長安余笑曰未也甫歸嵩陽山中掘地窖出其師所傳石匣兵圖以示余余又笑曰未也甫不懌而去又數年甫以談相宗聞於長安伯玉往扣之余問伯玉云何伯玉亦笑曰未也無幾何甫以兵死嗟乎甫之兵圖其所授於師者未必非也而已足以

死矣吾不知所授於論師者何也令後之學斯論者不具伯玉之深心不知其所爲開遮縱奪者而率其顢頇籠統之見師心信口影宗掠教以爲性相之學如是輾老僧之足而血童子之指其禍有不可勝言者矣世之學人無以伯玉斯論爲申甫之兵圖庶幾不爲明眼人所笑耳

心城先生全集序

今天子在宥化成崇信佛乘在御極後之十餘年而吾友劉心城先生棄家入道以宰官現比丘身在七年之甲戌記曰清明在躬氣志如神者欲將至有開必先天降時雨山川出雲我皇上之崇佛所謂先天弗違而心城之現身其亦有開必先者與我二祖乘金輪以開天則宋文憲姚恭靖應運而佐命我皇上御寶筏以度世則心城逗機而顯神有君有臣或主或伴華嚴世界重疊涌現於閻浮提中良非偶然者於是心城之子古洵會稡其世諦文字自入官至於入道年經時緯都爲一集而請余序其首心城爲台宗之世適爲郎中之上首弟子其所演說皆因緣生法空假中之義諦高者入青

天深者入黃泉而余何足以知之余所知者心城而已當心城守黔時以孤城捍强寇能使數百萬衆骸骨撑拄死守經年視人世閒死生利害如毫毛耳一旦慕郎中之道長於其師二十有一年側行捧手稽首稱弟子其學道之專誠如此人謂心城橫身誓死致命於危城尚易而委體布髮折節於本師尤難昔人有言出家乃大丈夫之事非將相之所能爲如心城之爲豈復知將相之足慕而以出家驕之者乎讀心城之書者一以爲當機之痛棒一以爲釁鼓之毒藥其悲愍勸厲如諸天鍾鼓聲其勇猛奮迅如師子無畏音因是而知其所以不屑爲將相者因是而求其所以鍵鑰於台宗扣擊於本師者無徒捘摭於語言文字而爲守株刻舟之徒則可也嗟夫世之魔民盲子拾儒先之唾餘辭而闢佛者不少矣孔子師老聃孟子闢楊墨不闢老莊則孔孟之於佛可知也佛氏之道幽贊王綱　聖祖固著爲典訓矣我　皇上之崇佛所以祖述　聖祖而臣下之不敢謗佛者所以憲章　聖主也反孔孟背典訓蔑　聖謨非聖無

法先王所必誅不以聽而世或懵不知戒惟魔民盲子之是師心城不以此時發慈悲心見廣長舌相撈籠而拔濟之長夜之不旦也豈非先知先覺者之責乎願心城毋疲於津梁余雖檮昧請執簡而陪其後焉癸未仲春日序

牧齋初學集卷第二十八

牧齋初學集卷第二十九

序二

重刻方正學文集序

寧海令南城張君重訂故翰林侍講方希直先生之集鏤版行世而謙益爲之敘曰孟子曰頌其詩讀其書不知其人可乎吾少讀先生之書其文章之取法者三人司馬子長也韓退之歐陽永叔也其生平之尚友者五人諸葛武侯也陸宣公也宋之范韓司馬也已而縱觀其議論則其於文章所折服者尤莫如莊周李白而其

所希風激贊願執鞭而不可得者乃在乎云敬
楊喬田疇之徒於是乎喟然太息想見先生之
爲人意其爲古之狂士且流而爲漢之俠士也
嗟夫感嗣君悲故主九死不屈赤族不悔不可
不謂之俠談笑刀鋸指叱鼎鑊噀血而大書長
歌而畢命不可不謂之狂自漢以來士之矜名
行崇謹厚賣國而鬻君者多矣靡不以中庸爲
窟穴殺身成仁舍生取義赴湯蹈火驚世絕俗
之爲聖賢之所不辭也以先生爲學之誠簡身
之密至於冠屨屯筋家人宗族靡不有倫有物

以箴以戒一旦當天地崩坼朝著遷改奮身而
起視磔裂參夷之禍猶日用飲食也斯謂之眞
狹斯謂之眞狂斯謂之眞中庸其斯以爲先生
而已矣蓋朱子之學一傳爲何基氏王栢氏再
傳爲金履祥氏許謙氏又再傳爲宋文憲公景
濂而先生少學於景濂景濂所謂豈知萬髦牛
難媲一角麟者也自先生之死於革除精忠奇
節震動古今然後天下知正心誠意之學果足
以植天經扶人紀然後知聖賢中庸之道與鄉
愿小人之僞學果截然兩途於是朱子之道得

先生而大光而有宋諸儒三百年來之學脉譬之中原之山川龍脉紆廻濬發於南北戒之閒至是而始得所結局焉故吾謂本朝之學者當以宋文憲王忠文暨先生爲朱子之世適而瞽宗之祭亦當以三君子爲樂祖惜乎議兩廡之祀者紛如聚訟而未及於此也因序先生之文而發其端以俟諸後之君子焉張君爲令廉平好古教化迥出於世俗吏於其刻是集也可以見志焉而餘姚有盧生演者搜括先生遺集撰次年譜汲汲然佽助張君以表章風勵爲能事刻甫成而演死矣牽連書之亦不忍使其無傳也崇禎十六年正月吉日嘗熟錢謙益謹序

蘇門六君子文粹序

崇禎六年冬新安胡仲修氏訪余苕次得宋人所緝蘇門六君子文粹以歸刻之武林而余爲其序曰六君子者張耒文潛秦觀少游陳師道履嘗晁補之無咎黃廷堅魯直李廌方叔也史稱黃張晁秦俱游于蘇門天下稱爲四學士而此益以陳李蓋履常元祐初以文忠薦起官晚欲參諸弟子閒方叔少而求知事師之勤渠生

死不閉其繫於蘇門宜也當是時天下之學盡趨金陵所謂黃茅白葦斥鹵彌望者六君子者以雄駿出羣之才連鑣於眉山之門奮筆而與之爲異而履常者心非王氏之學熙寧中遂絕意進取可謂特立不懼者矣方黨論之再熾也自方叔外五君子皆坐黨履常坐越境出見文潛坐舉哀行服牽連貶謫其擊排蘇門之學可謂至矣至於今文忠與六君子之文如江河之行地而依附金陵之徒所謂黃茅白葦者果安在哉吾嘗觀王氏之學高談先王援据周官其稱名甚高而文忠則深嘆賈誼陸贄之學不傳於世老病且死獨欲以教其子弟而已夫食期於適口不必其取陳羮也藥期於療病不必其求古方也是故爲周公而僞不若爲賈誼陸贄而眞也眞賈陸足以救世而僞周公足以禍世此眉山金陵異同之大端也觀六君子之文者其亦有持擇于斯乎

本草單方序

繆仲淳旣歿數年其著書多盛行於世而所摘錄本草單方朱黃甲乙狼籍篋衍中康文初莊

欽之蒐討詮次窮歲月之力而後成於是繆氏之遺書粲然矣仲淳以醫名世幾四十年醫經經方兩家浩如煙海靡不討論貫穿而尤精於本草之學以謂古三墳之書未經秦火者獨此耳神農本經朱字譬之六經也名醫增補別錄朱墨錯互譬之注疏也本經以經之別錄以緯之沈研鑽極割剥理解神而明之以觀會通本草經疏之作抉擿軒岐未發之秘東垣以來未之前聞也出其餘力集錄單方剟其蹠駮搴其蕪穢其津涉生民者甚至此書成而經疏之能事始畢豈曰小補之哉仲淳電目戟髯如世所圖畫羽人劒客者譚古今國事成敗兵家勝負風發泉涌大聲殷然欲壞墻屋酒閒每慷慨謂余曰傳稱上醫醫國三代而下葛亮之醫蜀王猛之醫秦繇此其選也以宋事言之熙寧之法泥成方以生病者也元祐之政執古方以治病者也紹述之小人不診視病狀如何而强投以烏頭狼毒之劑則見其立斃而已矣子有醫國之責者今將謂何余沉吟不能對仲淳酒後耳熱仰天吁呼痛飲霑醉乃罷嗚呼仲淳旣老病

以死而余亦連蹇放棄效忠州之錄方書以終
殘年因是書之刻念亡友之墜言爲廢書歎息
者久之仲淳諱希雍吾里之右族也僑居長興
後徙於金壇老焉葬在陽羨山中余它日當爲
文以志之崇禎六年十二月敘

葛端調編次諸家文集序

崑山葛鼎字端調讀書纘言篤好古學自唐宋
八家而外取其文集之傑出者選擇論次人各
一編都爲若干卷繆以余爲與於斯文者也請
爲其序余聞古之學者九經以爲經三史以爲
緯降而游于藝則秦漢以下迄于唐宋諸家其
規矩繩墨也九經三史之學專門名家窮老盡
氣苟能通其條貫窮其指要則亦代不數人矣
敬之如神明尊之如師保寶之如天球大訓猶
懼有隕越僭而加評隲焉其誰敢三史以降皆
九經之別子耳孫也規之矩之猶恐軼其方員
繩之墨之猶恐偭其平直妄而肆論議焉其誰
敢評隲之滋多也論議之繁興也自近代始也
而尤莫甚於越之孫氏楚之鍾氏孫之評書也
於大禹謨則譏其漸排矣其評詩也於車攻則

譏其選徒囂囂背於有聞無聲矣尼父之刪述彼將操金椎以穀之又何怪乎孟堅之史昭明之選詆訶如蒙僮而揮斥如徒隸乎鍾之評左傳也它不具論以克段一傳言之公入而賦姜出而賦句也大隧之中凡四言其所賦之詩也鍾誤以大隧之中爲句斷而以融融洩洩兩句爲敘事之語遂抹之曰俗筆句讀之不析文理之不通而儼然丹黃甲乙衡加於經傳不已傎乎是之謂非聖無法是之謂侮聖人之言而世方奉爲金科玉條遞相師述學術日頗而人心日壞其禍有不可勝言者是可視爲細故乎端調之爲是編也美而無譏論而不議猶有古之學者好學深思之遺意余深有取焉故舉其所感嘆於俗學者以告之并以爲世之君子告焉

夫孫氏鍾氏之學方鼓舞一世余愚且賤老而失學欲孤行其言以易之多見其不知量敢于犯是不韙也雖然端調我之自出其編摩論次與諸曩弟共之皆我甥也余之告端調者亦猶夫老生腐儒挾兎園之冊坐于左右塾之閒竊以語其鄉人子弟而已世之君子得吾言而存

之九經三史之學未墜於地吾猶有望焉其不然者以是爲狂瞽之罪言又將鉗我於言則亦聽之而已矣嗚呼不直則道不見余豈好辯哉余不得已也崇禎九年正月序

兵略序

鄉先生副使星卿瞿公博通掌故蒐討國朝名卿大夫嘉猷偉略散在國史家狀者著皇明臣略凡若干卷其子給諫伯略先刻其兵略以傳於世而屬余敘之給諫之意以謂時方多事文武將吏人不知兵是書也如醫之有方如奕之有譜庸醫可以診奇疾俗手可以當危局用以東制奴西討賊庶幾克有成算可以舒當宁之旰食乎余以爲自古用武之世不患有盜賊不患無將帥所患者廟算不一賞罰不明使盜賊乘其閒而將帥無以盡其用也以漢唐之已事徵之未壽延熹之閒用皇甫規張奐段熲爲將帥所向剋捷規奐兼主招而熲主討熲曲意宦官保全富貴規奐皆有功不得封規前後上書求乞自效與上疏自訟最爲切直其曰力求猛敵不如清平勤明孫吳未若奉法又曰覆車有

五動資巨億旋車完封寫之權門其言至今可
爲殷鑒也繇此觀之國家權倖用事先後失宜
雖有三明之將亦將救過不暇安能奏蕩平之
績哉唐之末季苟非南衙北司迭相矛楯九流
濁亂君子道消則黃巢輩何因而起巢初起纔
及二萬經過數千里軍鎮盡若無人潼關一徑
任其奔突賊安得不蔓延天下乎以鄭畋之壯
圖今得主謀專斷何至以四鎮之重盡付高駢
之隻手關河連犯都邑繼傾而坐受刓席軹道
之訕然後悔之不已晚乎假節之議爭論喧呶

舉棋不足誰執其咎然而拂衣投硯之盧攜視
末世之陰陽首鼠置國事於局外者吾以猶賢
乎爾自古迄今有盜賊不患無將帥有將帥不
患無方略在漢則夷黃巾於黨錮在唐則小河
朔於禁闈本末較然豈不信哉以是書考之本
朝之敵王愾建國功者固已昭旂嘗而勒景鍾
矣舉其近者王文成之有功江西中樞蚤爲之
計也胡襄懋之有功江南政府力爲之地也晉
溪之忮分宜之貪其知人善任不可抹摋如此
謀國之效豈可誣哉給諫之刻是書也固曰爲

兵家之醫方奕譜而吾以爲醫有上醫焉奕有國工焉明主得其人而用之則端委廟堂而四海從風當虜寇交訌之日雖口不譚兵可矣杜牧有言議于廟廊之上兵形已成然後付之於將其爲兵略也孰大焉起星卿于今日未必不以余爲知言爲之擲筆而三嘆也

參籌祕書序

參籌祕書者信州汪漢謀所著也漢謀少遇異人授太乙六壬奇門禽遁諸家之學以謂可以濟世安民匡時定亂屬當奴寇交訌海內多故慨然出篋衍之祕編次成書以詒世之登將壇佐戎幙者吳之君子楊維斗徐九一既序而傳之矣余讀而嘆曰世稱天官壬遁家言皆本自太公留侯武侯衛公稽諸史籍未有聞也吳越之閒頗傳申胥范蠡之遺書其言略可概見子胥之去楚也卦得甲子時加于巳支傷日下氣不相受此六壬之數也范蠡之去越也陰六陽六玄武天空後入天乙前翳天光此禽遁之術也二子之占候近取諸身則固已應之如響矣子胥之治吳也相土嘗水象天法地立閶門以

西制楚立蛇門以東幷越所謂得天氣之數以威敵國者也再世而不復驗者何也勾踐之謀赦也在玉門之第一其行也時加日朕其反國也時加禹中此蠡之占也吳王之臨政也在玉門之第九其伐齊也在金匱之第八其赦越也德在土刑在金此胥之占也以夫差之惛也令悉叶胥之占其將不亡乎以勾踐之智也令悉反蠡之占其將不霸乎持盈與天定傾與人蠡言之矣其能廢人而任天乎以傳攷之吳之所以亡者棄胥而庸嚭也視民如讎而用之日新

稻蟹不遺種也越之所以伯者種治內蠡治外也修令寬刑施欲去惡而觴酒豆肉未嘗不分也春秋之所書左氏太史之所記興亡治亂彰明較著如此此亦千載得失之林也　聖天子承乾御宇黃帝之元千歲一至奴寇游魂假息在漏刻之間陰陽孤虛之書皆將度之高閣矣漢謀得登將壇佐戎幙所爲濟世安民匡時定亂者其終挾此以從乎抑亦有進焉者乎漢謀曰善哉斯言參籌之指要吾師所未逮也雖然子誠吳人也知子胥范蠡而已矣

春秋匡解序

余爲兒時受春秋於先夫子先夫子授以匡解一編曰此安成鄒汝光先生所刪定也因爲言鄒氏家學淵源與先生之文章行履冠冕詞垣期它日得出其門墻余鄉會二試以先生之書得儁雖未及親炙先生而余之師固有出先生之門者比於聞風私淑猶爲有幸焉耳矣何子非鳴爲令南昌與先生之孫孝廉端侯游相與是正其書重付之梓入而屬余爲其序余觀三代以後享國長久蓋莫如漢當其盛時政令畫一經術修明以春秋一經言之自張蒼胡毋生瑕丘江公以下三家之弟子遍相傳授各仞其師說至數百年不相改易而董仲舒作春秋決獄二百三十二事名儒蕭望之等大議殿中各以經誼對諸所以定大議斷大疑皆以春秋從事何其盛哉有宋之立國不減於漢自王氏之新學與新法並行首絀春秋以伸其三不足畏之說遂馴致戎狄亂華之禍沒世而不復振其享國之治亂視漢世何如也嗚呼先王之世有典有則詒厥子孫崇教立術順詩書禮樂以造

士變禮易樂革制度衣服者有罰析言破律亂名改作執左道以亂政者必誅而不以聽士之選於司徒而升於學者於辯言亂政之戒恒凛凛焉是故經學與國政咸出於一而天下大治及其衰也人異學國異政公卿大夫競出其聰明才智以變亂舊章晉之刑鼎魯之丘甲田賦鄭之竹刑紛更多制竝受其敝又其甚也獲鴈之鄙人假田弋之說以干政事而振鐸之後不祀忽諸繇此言之經學之不明國論之不一其關于存亡治亂之故猶病之著於肌表診視者可舉目而得之不待醫和及緩而後知其不可爲也是可視爲細故哉國家用胡氏春秋設科垂三百年而鄒氏之書傳諸其祖父至今百餘年舉子傳習之不變雖漢世儒者仍其師說未有以過也班固不云乎士食舊德之名氏工用高曾之規矩國家重熙累洽考文稽古之盛觀於胡氏鄒氏之學可謂信而有徵矣　天子方崇信是經特命經筵進講余衰病放廢獨抱遺經以老於荒江寂寞之濱於非鳴之刻是書也喜而爲之敘或以爲主文詭諫自致其朦瞽之

言庶幾謀野則獲之義則非野人之所敢知也

崇禎六年六月序

左滙序

本朝以春秋取士雖專以胡傳爲宗然文定之書取于左氏者十八取于公穀者十二蓋左丘明親見聖人高與赤則子夏之及門其發凡取例區以別矣不獨昔人所謂左氏大官公羊賣餅家也承學小生傭耳剽目刺取左氏之涯略以充帖括蓋有傳業爲大師射策爲大官而目不覩三傳之全文者矣又況外傳子史之流乎侍御永年李君家傳素業閔學者之固陋著左滙一書以左氏爲經以二傳國語周禮史記管子檀弓說苑諸書爲緯本經析傳首尾備具燦若羣玉之府而森如五兵之庫使後之從事者繇胡以溯左繇經以溯傳繇是以窮經術焉斷國論焉或源或委先河而後海斯侍御取以嘉惠學者之意而已矣司馬遷不云乎孔子作春秋隱桓之閒則彰定哀則微今以定哀之事言之則孔子之詞雖微而左氏未嘗不彰也鄧析之竹刑則商韓之前車也陳轅頗之封賦季孫

之田賦則桑孔之濫觴也公孫彊之亂政則江充之見犬臺而伾文之幸待詔也萇叔之違天則子師之殉漢而厓山之沉宋也援古以證今上觀千歲下觀千歲豈徒立乎定哀以指隱桓乎自荆舒之新學行以春秋爲腐爛朝報橫肆其三不足之說而神州陸沉之禍有甚于典午流禍浸淫迄于今未艾居今之世明春秋之大義闡定哀之微詞上醫醫國此亦對症之良劑也侍御起家爲刑官今方執法柱下春秋夫子之刑書也其亦將以是書爲律令乎　夫子神明天縱特爲是經設講官以春秋之大法治天下則侍御此書恭進諸廣廈細旃以備乙夜之覽何不可哉崇禎十一年七月序

說文長箋序

吳郡趙君凡夫撰說文長箋若干卷其子曰均字靈均鏤版行世抱書過余山中請爲其敘余聞之序緒也蓋有所推明作者之指意而引其端緒也何休杜預之序左氏公羊也傳經者之自爲序也太史公班固之有序傳也作史者之自爲序也劉向之敘錄諸書也較書者之自爲

序也其假手於他人以重於世者則自皇甫謐之敘三都始也凡夫之書其自敘備矣其無假於余亦明矣而均固以爲請其殆欲推明作者之指意有以信于後世乎則非余之所及也余衰遲失學於六書五音之誼理槩乎未有聞也凡夫聲音文字得之天授梵音字母經涉輙了宮商清濁部居於齒齦之閒其於書多所漁獵勇於自信而敢於作古補亡則東晳爲之斂筆刺孟則王充爲之杜口疑者丘蓋不言吾將使誰正之哉六書之學自東漢以來許氏則尼父之刪述也二徐則賈鄭之解故也凡夫一旦正其是非攻其疑誤儼然踞其堂皇之上凡夫於六書不復居有形聲有竹帛以後宓犧倉頡可以接手相商榷若史籀斯高之流雖北面而聽予奪可也李陽冰刋定說文排斥許氏徐鼎臣謂其以師心之見破先儒之祖述以余之固陋乃欲以戈戈之見闚凡夫箋述之指意豈不難哉天啓中余承乏右坊故太宰汝陽李公在太僕一日朝會公卿俱集李公忽揖余問趙凡夫起居如何諸公皆爲改容李公徐曰此吳中隱

居高尚著書滿家者也自後數過余必稱凡夫且問訊長箋成否嗟乎當凡夫之世已有李公豈患後世無子雲耶如余之固陋牽綴舊聞者何足道哉何足道哉

洪武正韻牋序

自古帝王以馬上得天下能壹意於考文徵獻制禮樂者莫如我　太祖高皇帝而代之臣子懵於憲章文武之義忽焉而不遵習矣而不察亦未有甚於本朝者也國家所最重者廟諱也方谷真之歿也宋文憲公奉　敕誌其墓以仁祖之諱改真以　太祖之字改谷及永樂中修洪武實錄則大書特書一無所鯁忌執筆者解楊輩皆國初名儒其若此者何也至於今則高廟之諱公然取以命名而　懿文之諱即宰執亦莫之辟矣　太祖頒行大誥戶藏一本有者減罪一等無者加罪一等今不問書之有無動曰大誥減等學斷獄者并不知大誥爲何書矣至於洪武正韻　高皇帝命儒臣纂修一變沈約毛晃之舊實於正音之中昭揭同文之義而今惟章奏試院稍用正字館選一取叶韻

而已學士大夫東置高閣不復省視其稍留心者則曰　聖祖固以此書爲未盡善此未定之本也噫可嘆哉吳有君子曰楊去奢氏服膺正韻以爲不獨鈐鍵韻學實　皇明之制書也裙拾訓故蒐討同異手自牋疏凡數年而成書少受胡氏春秋專門名家其牋注是書蓋有合於春秋書王大一統之義所謂不徒託諸空言者也昔漢董仲舒治春秋朝廷有大議使使者就其家而問之其對皆有明法漢儒者決朝廷大疑定大事往往皆用春秋去奢之治春秋不得引經斷國高議廟堂之上而自託於蟲魚瑣碎之學以微見其指意此可爲慨息者也

鄭氏清言敘

余少讀世說新語輒欣然忘食已而嘆曰臨川王史家之巧人也生于遷固之後變史法而爲之者也夫晉室之崇虛玄尚莊老蓋與西京之儒術東京之節義列爲三統是故生于晉代者其君弱而文其臣英而寡雄其民風婉而促其國論簡而劌其學術事功邇而不迫曠而無餘地臨川得其風氣妙于語言一代之風流人物

宛宛然薈蕞于瑣言碎事微文澹辭之中其事晉也其文亦晉也習其讀則說問其傳則史變遷固之法以說家爲史者自臨川始故曰史家之巧人也作晉書者但當發凡起例大書特書條舉其綱領與臨川相表裏而不當割剥世說以綴入于全史史法蕪穢而臨川之史志滋晦此唐人之過也自唐以還學士大夫沉湎是書而莫能明其指意至爲續爲補之徒抑又陋矣代不晉而晉其事事不晉而晉其文譬之聾者之學歌也視人之啓口而豈知其音節之若何也哉信州鄭仲夔字龍如博攬好古纂清言若干卷自漢魏以迄今兹通人朱鬱儀爲其敘以謂步武臨川無近代語林蕃蕪之累而余則謂世說史家之書也續且補者以說家竄竊之則陋何氏之語林倣世說而自爲一書則猶離而立焉者也語林之煩也清言之約也標鮮豎異佐筆助舌是二書者其殆可以離立矣夫

誠意錄序

自古聖賢豪傑調御萬物酬酢萬事經世出世無不以誠爲本誠之爲物建天地質鬼神貫金

石格豚魚天且弗違而況于人乎故曰誠神幾
又曰不誠無物不誠之人心口相謾形影相誑
爲臣則欺君爲子則誕父爲友則賣友至表而
珉中梔言而蠟貌此其情僞不可以掩一室其
聲光不可以襲終朝而況宇宙之大終古之遠
乎三代以降經世出世疑鬼疑神莫如漢之留
侯唐之鄴侯留侯始事倉海君中遇圯上老人
晚而從赤松子遊黃中隣庶顯默難究當其博
浪一擊天地震動不惜百口九族爲韓報讎非
至誠而能若是乎鄴侯進退無恒出處靡嘗朝
披一品夜抱九仙史家疑之以爲誕妄然其處
玄肅父子披誠獻納撑柱于社稷板蕩羣小冒
忌之時雖得肥遁衡岳固已命如懸絲矣又非
至誠而能若是乎東平宋公鹿游兼資文武歷
邊陲建節鉞以疆事被徵出所著誠意錄示余
余讀而感焉公少而好道游五岳訪七真青鞋
布韈縱浪雲水閒二十餘年乃以尊人之命勉
事科舉雖官華膴履繁劇登眞度世之侶晨夕
往還飈輪鶴馭徙倚于戶庭之際知與不知皆
以爲今之留侯鄴侯也其所著錄指遠而詞文

規圓而履方經世出世之指要約略具是大指則誠意盡之矣公起家爲郎出守不以一介入筐篋不以一錢充苞苴湟中五凉身經百戰刀痕箭瘢肌膚如刻畫已入援枕戈于泥濘水草閒髮膚沾濡并日不食鄖陽之役失前人已破三城殺寇過當不汲汲自明曰　聖明知我我當爲法受惡也公居身居官于誠意二字體認得力如此此所以爲今之留侯鄴侯也與或曰公鞠躬盡瘁盡公不還私于以獨行其意則得矣以方于今之君子不近于愚乎錢子曰惟誠故愚非愚不誠未有至誠而不至愚者留侯鄴侯皆天下之至愚人也孔子曰其智可及也其愚不可及也崇禎丁丑六月三日敘

于氏日鈔序

金壇于頴長舉進士高第服官廉辨聲跡茂著益以其閒鏃礪問學搜次古人嘉言善行自事君立身以至于居家養生撮其精實切要可以勵志而矯時者手自繕寫都爲一集屬余序而傳之余觀今世士大夫著述繁多流傳錯互至于裁割經史訂駮古今一人之筆可以窮溪藤

一家之書可以充屋棟嗟乎古之人窮經者未必治史讀史者未必解經留心于經史者又未必攻于詩文而今何兼工並詣者之多也鄭康成朱仲晦之徒蓋已接踵比肩于斯世而古之專門名家者皆將退舍而避席不亦韙與穎長之爲是書也退而自居于述述而識其小者擇其善者以附于古人座右自警之遺意云耳穎長之所存固已遠矣易曰君子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其德荀卿曰學數則始乎誦經終乎讀禮學數有終若其義則不可須臾舍也古今之經學未嘗不明也古人之書其精者吾之所當求而其駁者吾之所當闕也童而習之窮老盡氣而不能窺其涯略顧欲壯然肆然置身壇宇之上列古人于其下而訂其是非辨其當否子言之夫我則不暇今之人可謂暇矣穎長之書如取韋弦如佩觿決以古人師我而不敢以我評古人溫溫恭人惟德之基穎長之進德修業未可量也吾以此書徵之矣穎長宿承家學年力富强其仕與學益進其書亦當益富余少而失學今老矣穎長幸時有以教之俾得以燈燭之

末光師古人之老學則余有望焉

姚黃集序

姚黃花世不多見今年廣陵鄭超宗園中忽放一枝淮海維揚諸俊人流傳題詠爭妍競爽至百餘章都人傳寫爲之紙貴超宗彙而刻之特走一介渡江郵詩卷以詫余俾題其首余觀唐人詠牡丹詩大都託物諷刺如白樂天杜荀鶴所云其與夫極命草木流連景物之指遠矣韓魏公守維揚郡圃芍藥得黃緣綾者四朶公召王岐公荆公陳秀公開宴四公各簪一朶其後相繼登宰輔人以爲花瑞花發于超宗之圃人亦曰超宗之花瑞也吾家思公爲留守始置驛貢雒花當有宋之初稱爲太平盛事今此花見於廣陵爲瑞博矣宜作者之善頌也雖然花以人瑞也向令令之演綸操筆伴食覆餗者胥在雒揚幕中此花將應之乎不應之乎不應則非花瑞應之則爲花妖無一而可也王師在野飛蝗蔽天超宗而爲思公也此花將貢致之乎否乎雒陽相君忠孝家可憐亦進姚黃花貢之誠未是也今采詩者譯以獻之太師回卿士愛花

之心念中人十戶之賦則是編也安知不爲長慶之諷諭乎或曰朱遜之謂菊以黃爲正餘皆可鄙諸君子之咏姚黃取其正也世有歐陽公續牡丹之譜知作者之志不在於妖紅豔紫之間矣是則可書也庚辰六月序

瑤華集序

瑤華集者長水李生寅生乞言於海內之名人魁士以壽其嫡母沈夫人而刻之以傳者也夫人之德稽諸古之頌圖所謂母儀賢明仁智貞順者靡不備焉諸君子咏歌而序述之洋洋乎勒丹青而考金石斯可以傳矣余以爲最夫人之德莫大于不妬夫人之不妬不獨令李氏有子而且令其有賢子也何也人生而肖萬物者皆其母感於物故形音肖之太任之胎教君子以爲知肖化焉夫人當盛壯之年不待色衰華謝而汲汲焉爲胤嗣之計貞固之心和順之氣磅礴於閨門而賢才感生焉亦肖化之道也螟蠕之子殪而逢蜾蠃祝之曰類我類我久則肖之甚矣寅生之類夫人也其亦所謂肖之者與嫉妬之禍大矣害于而家凶于而國莫不繇斯

嫉妬之臣立于朝則陰陽不和寒暑不時泰階不平而夷狄寇盜之警不息古之治天下者六官六宮各修其職無妬娼逆理之人以致王功臣道與婦道一也古之所謂女宗母師者或表其閭或圖其像有事膰焉要以區明風烈不專一行而已如夫人者當有烏頭雙闕之褒使女妬之婦男妬之臣有所觀感可以回心而易行焉今國家之典制旌表門閭惟民間節婦孝子而賢明仁智之婦未有聞焉此則司世教者之闕也

破山寺志序

余爲兒時每從先君游破山寺飯罷絶龍磵下上激流泉拾赭石輒嬉游竟日長而卒業壯而縛禪栖息山中往往經旬涉月雖在車馬塵壒頓踣幽縶之時燈殘漏轉風回月落山阿磵戶齋鍾粥鼓未嘗不髣髴在夢想中也循覽斯志如觀李龍眠山莊圖信足而行自得道路如見所夢如悟前世禪房花木山光潭影與夫此山中名僧勝流經行晏坐高吟長嘯之遺跡皆顯然影現卷帙間塵網羈紲餘累未畢未能以

殘生暮年遂樂天草堂之約俛仰今昔爲掩卷太息者久之而余於此山有二願焉山寺之廢而復新也先君奉王母卞淑人之命經營草昧以潰于成屠長卿寺碑云善女人罄產倡緣似昔賢之捨宅謂王母也王母嘗囑余云山門東西二里許皆古時經堂佛閣舊地伽藍神所呵護汝外王父母之墓偪處寺之東偏汝他日擇善地卜外王父母之宅兆而徙焉用以妥先靈懺宿業汝其勿忘三十年來外王母之子姓累累青衿家益衰落至不能庇其丘木而縱尋斧焉邑志云山名破山葬者皆不吉以佛地因緣論之斯又不足言矣余思王母之言每一瞻拜未嘗不流涕此一願也寺之西有宗教院高僧晤恩演台教之地也更西爲光明庵跨龍磵之上大比丘素公供金光明經修懺法之地也今世盲禪盛行教義衰落余欲斥寺西菜圃隙地架傑閣構廣院復宗教光明之舊招延高人即中諸公唱演其中使教幢再樹魔燄頓熄即中合掌讚嘆以爲希有此又一願也歲月云邁誓願歷然又安知愚公之移山操蛇之神不感其

誠而相之乎山僧刻志成余遂以斯言弁于首且以爲識焉壬午涂月聚沙居士序

没寧錄序

嗚呼死生亦大矣以生爲住則死者其行人也人之有行也近者持糗糒遠者裹餱糧衣囊襆被必豫戒而後出至於死則大行也浮湛若喪茫茫然一無所挾持是可謂善行者乎以生爲寓則死者其歸人也人之遠歸也指墳墓而悲望國都而喜見父母妻子咸相持而勞苦至於死則大歸也倉皇怖戀惛惛然曾無所底止是可謂善息者乎古之聖賢生平學問皆證驗於死生之際反手曳杖逍遙行歌此超出生死而示現生死者也曾子處其嘗則啓予手足得正而斃見臨終靜定之正因子路處其變則食焉不避結纓而死顯春風白刃之能事後之儒者不知晝夜之故死生之理徒以末後一著歸之禪門豈不悲哉門人朱子暇在苫塊中緘其尊府子寧先生所著没寧錄視余蓋其晚年自述事狀并自祭遺令之文皆在焉餑巾待盡從容訣別若行者之飲餞若旅人之即次其處死生

之際可謂有道矣豈非其生平外修儒行內闕
空宗故於禪門之坐脫立亡有相近者與或謂
先生規言矩行斤斤不失尺寸人也何以能超
然無累若此嗚呼惟其規言矩行斤斤不失尺
寸斯所以近於坐脫立亡超然於生死之流者
與

麟旨明微序

淳安吳君睿卿世授春秋起家成進士以治行
第一擢居掖垣條上天下大計剴切詳盡皆可
見之施行　天子知其能特命督賦江南爬搔
稽勤恤民隱傳遽促數食飲錯互時時以其
閒手一編據案呻吟援筆塗乙如唐人所謂兔
園冊者則其所著麟旨明微也蓋給諫承藉家
學數踏省門專精覃思於是經注疏集解以及
宿儒之講論經生之經義支離覆逆浩煩疑互
一一窮其指歸疏其蕪穢窮年盡氣彙爲是書
使學者如見斗杓如得指南無復有白首紛如
之歎此其所有事焉者也然而給諫之意則遠
矣昔者漢世治春秋用以折大獄斷國論董仲
舒作春秋決事比朝廷有大議使使者就其家

問之其對皆有法何休以春秋駮漢事服虔又以左傳駮何休所駮漢事六十條故曰屬詞比事春秋教也胡文定生當南渡之後懲荆舒之新學閔靖康之遺禍敷陳進御拳拳以君臣夷夏之大義摩切人主　祖宗驅斥胡元復函夏之舊春秋傳解斷以文定爲準蓋三百年持世之書非尋行數墨以解詁爲能事而已也今之學者授一先生之言射策甲科朝而釋褐日中而棄之有如漢人所謂仞其師說以春秋決事者乎有如文定搘柱新說埽蕩和議卓然以其言持世者乎給諫之於是經也童而習之進取不忘其初篋衍縱橫朱墨狼藉誠欲使天下學者通經學古謀王體而斷國論以董子胡氏爲儀的也故曰給諫之意遠矣余家世授春秋約略如給諫衰遲失學不能有所譔著給諫是書於余一言之戈獲必有取焉先民有言詢於芻蕘郢人誤書舉燭而楚國大治給諫之能謀國也殆將以是書券之吾有望矣是爲敘

牧齋初學集卷第二十九

牧齋初學集卷第三十

序三

少師高陽公奏議序

嗚呼天之愛國家可謂至矣其治也必爲之生佐命之人其亂也必爲之生致命之人而其久治而孽亂方盛而兆衰也必爲之生保大定傾之人天之生斯人以救世也猶人之儲藥以救病也有是病必畜是藥以對治之以故疾病時有而人之性命有所恃以無恐然而天之生斯人也有才必竟其用有用必盡其才其或才有

所未盡而用有所未竟也又若爲之登頓鼓弄用以中國家之緩急而顯豪傑之能事其愛惜人才而務欲全之也無以異于其愛國家也嗚呼我國家中葉全盛乃有奴酋之難不可謂非孽亂兆衰之會而保大定傾之人若故少師高陽公者豈非天之所篤生也與蓋奴自撫順發難勢如旋風熛火不可嚮邇廣寧陷振武潰寧前焚舉四海之大九廟之重岌岌乎寄命于堵墻公于斯時以文學侍從之臣自請當邊關廟社之寄以謂保關外乃可以保關內保關內乃可以保畿內首闢八里鋪畫地築城之議而關門之規摹大定經營四載闢地四百餘里奴棄廣寧退守河東此公之功在初鎮者也已已之役五日而赴闕一夕而出鎮挽遼帥遼兵于狂走驚痢之時決幾呼吸轡勒在手關門者定京師解嚴遵永四城次第收復以報天子此公之功在再鎮者也公前後出鎮方略具在奏議中使公之言得行于初鎮之日則全遼可復何有于寧錦使公之言得行于再鎮之日則河西可闢何止于四城晉陽之讒梗于前中山之

謗閒于後奴之游魂尚在而我之國耻未雪此天爲之也然自公再鎮之後奴雖一再入卒不敢窺左足于關門而神京晏然安于覆盂譬之治室家者焉墻垣繕完閉閤堅厚扃鐍內設嚴更外儆雖有穿窬偷兒昏夜竊發而主人固高眠燕寢無犬吠之警矣天實生公爲國家料理東事東事定而公之能事畢矣夫然後假手羯奴畀公以完節于是乎成仁取義之局始全而忠臣志士敵愾除兇之氣志益憤盈而不可解人徒知天之生公所以制奴而豈知天之死公乃所以殄奴也與公奏議凡若干卷南司馬范公請于公而刻之刻甫竣而殉難之訃至矣以謙益白首門生俾爲其序公受知　熹宗皇帝臨軒授鉞以謂漢則孔明唐惟裴度　今天子平臺召見日暮秉燭親以東事付公而朝右之權奸封疆之愞吏旁掣而交柅之公不獲孤立行意復　祖宗之舊疆以報　二聖故其奏對之文讓功任罪憂讒畏佞茹荼銜堇邑鬱孤憤者居多人皆以公之死奴爲難事而不知公之在邊心尸交枳進退惟谷譬如炎帝之嘗草一

月而百死其難其苦殆不啻一死而已也　今
天子赫然震怒誓滅奴以朝食使公之書得進
于廣厦細旃備乙夜之覽其必將愾然太息憐
公之志而盡用其言于身後後之君子論其世
而考其行事然後知公之才果有所未盡其用
亦果有所未竟而天之所以生公與其愛我國
家者信非偶然也若余也衰遲退廢老而不死
進無所與于國恤而退無以效于師門撫公之
遺文忍痛而書其後掩卷慟哭不自意其强顏
猶居此世而已矣崇禎己卯九月十七日辛未

門生錢謙益謹叙

榮康侯公奏疏序

故太傳駙馬都尉謚榮康侯公遭時清晏領戚
里掌宗政五十餘年戚臣無他建白歲時奏謝
不過雍時祈年長楊扈從之屬而已公當　神
廟靜攝批答稀簡礦稅煩興遼左蹙地往往抗
章切諫流涕痛哭而其最大者則無如國本一
事蓋自萬曆中震位久虛霆怒交作舉朝公疏
伏闕環視莫敢署名公曰宗人府文職一品衙
門此會典也願以乘韋先之疏上懷印入午門

蒲伏待罪疏雖留中　上意感寤深矣迨辛丑
冊立代藩之訟與梃擊之獄復相挺而起此二
者國之大疑也公羊母貴之議未敢訟言也借
藩封爲榜樣則國疑趙虜掘蠱之事未有內閣
也假狙擊以嘗試則國又疑疑生惑惑生釁釁
生妖蜺窺日蒙大禍乃作公於此時據經引義
慷慨別白羣疑屏息國是者定語有之善解結
者佩觿公于國家其爲佩觿也亦大矣嗚呼世
之諱言國本者動則曰疎逖小臣妄議宮闈離
間骨肉詩不云乎問我諸姑遂及伯姊　壽陽
大長公主　神宗之妹　先帝之姑也問寢長
樂起居未央家人　兩宮兄嫂　帝后豈復如
外人疎屬漏禁中之語言溫室之樹乎公以肺
附戚屬參預　宗社至計特羊之饗不祈免于
中立青蒲之泣不責報于擁佑然則國本之事
公而不言誰當言者公既言之則誰不當言者
小夫壬人挾持邪說詆金玦爲過憂誣羽翼爲
慈閒覽公諸疏斯可以閒執其口矣公之子繕
部郎昌胤輯公奏疏刻之而請余爲其序余於
公之忠言讜議關係國本者特表而出之以補

國史之闕且使斷國論者有所秉焉公以戚臣得謚可謂曠典雖然公卿大臣歌暇豫而思集菀者無不上謚公于謚得上中者何也先朝之忠于先帝者其得禍深矣公以戚臣故懂而獲免者也

少保梁公郵忠錄序

神廟即位富於春秋江陵專執國枋以操切綜覆爲治中外大吏者事奉職府庫充實胡虜保塞時則有若故太子太保吏部尚書贈少保眞定梁公出鎮畿輔入筦中樞邊備修舉首功屢奏文武爲憲首稱勞臣掌銓未久而江陵卒遂以人言引退天啓初高邑趙忠毅公歷疏公生平大節訟之于朝贈郵之典始備自忠毅之疏出而公之不附江陵始暴白于天下此郵忠錄之所繇作也當江陵之驟敗也天下爭抉擿其罪比其後也則又爭傅會其功余則以爲江陵之功可錄其罪亦不可貰而紹述江陵者以陰柔爲和平以憒眊爲老成盡反其政以媚天下江陵所用之人一切抑沒其精彊幹辦之才略奄然無復存于世如梁公者砥節首公功在邊

徼持忠入地至易代而後白此亦紹述者之罪也夫江陵所用之人良馬也江陵以後所用之人雄狐也黠鼠也江陵能御良馬者也江陵以後能豢狐鼠而已耳國家之事與狐鼠謀之則良馬必將遷延負轅長鳴而不食以梁公之才寧以江陵故屏退豈能與狐鼠爭路乎江陵以後人材之升降此亦國事得失之林也讀斯錄者其亦可三嘆已矣公在本兵浙省羅木營兵變公請于江陵江陵曰是必得健令更兵事者往撫之公曰舊滑令張隹胤其人也江陵領之命張公往遂定公與江陵立談數語而弭兩浙之亂向令今日公在本兵江陵在政府豈以奴寇遺君父哉余與公諸孫中翰維樞論次公譜錄念江陵之遺事不勝其愾然也爲牽連書之如此

刻鄒忠介公奏議序

故御史大夫謚忠介吉水鄒公舉進士即抗疏論江陵奪情拜杖闕下投荒九死兒童婦女皆知其姓名余羈貫時去萬曆丁丑才十餘年王母卞淑人道公事以訓予咨嗟嘆息如千古以

上人也天啓壬戌始得謁公於朝一見如平生
懽公初入朝朝右望見公衣冠以爲有異門墻
高峻如泰山喬岳之不可仰而秋霜烈日之不
可近公顧頹然藹然威儀易直語言坦率無人
而不得至其前也嘗過予邸舍抵掌談笑欠伸
于坐隅之榻語方更端未悉摩腰坦腹齁齁熟
睡矣其疎節直腸胸中無事大都若此然其於
軍國大故朝廷大議人才摧折忠邪消長之故
一語及之意氣奎涌目光注射若矢之激弦星
之奔彷會不可以禁禦也每[illegible]所見聞輒草疏

入告伸紙屬筆率其意所欲言其所以告君父
者一如其告賓朋告妻子讕言長語閎亦闌及
意不假膏飾文不加點竄久之或併其削藁忘
之要亦其天性使然非有意學古人以詭辭焚
草爲能事也公殁閩人林銓字六長鈔得其奏
議五卷每出游幷其所作詩卷貯篋衍中崇禎
乙亥銓客潛山山谷寺流賊卒至銓部署寺僧
據山半以守數日食盡守者亦去銓盡棄其資
斧取忠介奏議及其詩卷縛兩肘右手提桀石
左手持白挺背劒且鬬且走踉蹌百餘里踰兩

日還寺飢餓無所得食拍手大笑曰吾縱餓死幸以忠介免矣又七年自越游吳典衣賣文少有剩餘盡付梓人鏤版以傳于世而屬予序之自江陵亡後忠介見忌時相不得一日容於朝晩登三事爲奄黨論逐以死身死之後閩海之布衣初無造門之游半面之雅乃獲其遺文斷簡愛惜保護以其身殉之於戎馬擊撞死生呼吸之際是可嘆也忠臣直士名節道義天地閉之元氣也讒夫小人視之爲骨讐血怨必欲斬艾之澌滅之俾無遺種而後已嗚呼天地閉之元氣終不可以滅亡而讒夫小人磨牙鑿齒者相仍而未艾如銓之爲其亦斯世所不可少也與崇禎辛巳十二月序

范司馬參機奏疏序

參機奏疏若干卷南京兵部尚書參贊機務吳橋范公所著也侍御方君孩未爲芟其煩長抉摘其指意以傳于世而屬余序之余讀之喟然而歎曰嗟乎良醫之治病有標有本治標者寒熱補瀉七方十齊可以診而知知而言者也至于本病癥結深傳變隱診之者難知知之者難

言故曰三折肱知爲良醫上醫醫國豈不信哉
頃者海內多事奴訌于北寇蔓于南　天子睠
顧陪京以留樞付公公在事凡四年廉辨以率
僚屬公嚴以杜干請勤敏以蒐軍實詰戎備誠
信以撫將士勵拳勇南額兵八萬人堪戰者不
滿萬荷戈則爲象物脫巾則爲驕子定營制簡
家丁治樓船練火器將知兵兵習將部曲壁壘
煥然一新于是乎有援池援滁援廬之師江浦
之役賊烽夜炤江水不能以片羽飛渡誰之力
也公之建置以謂非戰無以爲守非守江無以
守陸守京非守江北無以守江南此守江南之
大局也以池河衛關山以關山衛滁浦此守江
外之大局也宿重兵于廬游兵出英六之閒東
據鳳泗西應皖楚南控江北扼淮此守江北之
大局也寇自豫趨廬自鳳趨池又自和趨浦寇
無所不窺我無所不應尅期于漏刻決幾于呼
吸料無不當而應無不先公之全局曉然如畫
圖聚米寇無能出吾彀中也雖然此公之治標
病者也非所以治本也天下之病莫大乎縱方
張之寇豢必叛之賊奉之以土地資之以物力

假之以名號寬之以歲月使之休養生息布置部署爲其所願爲而海內莫之敢指此所謂診之而難知知之而難言者也公抗疏發其機牙抉其苞孽西賊膽寒中樞心悸公坐此去不旋踵矣嗟乎良醫之醫國也其奏效豈不獨難而用心豈不獨苦哉唐末之於巢也劉巨容欲留之以徼富貴高駢欲縱之以聳朝廷元末之於谷眞也主撫者吞浮海之餌主捕者膺羈管之禍今之縱獻賊也何居天祚 聖明翫寇者伏法矣誤國者輿尸矣游魂假息飽颺而去者行且懸首槀街公之言於是乎炳丹青而信金石矣公盡折肱之能而國收瞑眩之效唐元之季世豈足道哉孩未之表而傳之也固曰 聖天子殷憂多難將以公爲岐摯扁鵲奏疏具在標本之症參伍于簡牘之閒其庶幾比于至函金匱乎然則孩未亦醫國者之指南也崇禎辛巳正月序

趙文毅公文集序

文中子曰謝靈運小人哉其文傲君子則謹沈休文小人哉其文冶君子則典甚矣君子小人

之文可辨而知也王氏之論之詳矣而吾以爲又有要焉者君子之文必剛小人則柔君子之文必陽小人則陰上下數千年未有以易此者也故吏部左侍郎贈禮部尚書謚文毅趙公文集若干卷自公之歿已大行于時而其子敘州守隆美始屬余敘之蓋公在史館慨然有志于經世之學中更讒阻不獲枋用故其忠君憂國別白賢佞見于文章者爲多回翔進退反覆齟齬而抑塞磊落之氣鬱然不少變衰讀者可以想見其爲人也與公同時登館閣取卿相富貴顯融勝于公者亦多矣其文之傳于世者或脂韋而寡風骨或纖碎而饒芒刺平津之曲學與臨川之新學知言之君子有爲之掩卷而三嘆者豈若公之文昔人所謂芒寒色正人望而敬者與公當神廟之初年首建大節天下聳動爭自濯磨以附公後塵迄今六十餘年仗節蘊義久而彌盛皆自公發之讀公之文視其平生之大節而萬曆以來國論士風皆可以考見焉士君子陽明剛大之氣養而無害其發于文章而關於世道如此后之有志于睎公者讀公之

文而有所感發焉亦于剛柔陰陽之介蚤辨之而已矣

耀州王文肅公文集序

吾師耀州王文肅公旣沒其子淑抃收拾遺文枕籍與俱者凡八年屬有流民之亂血戰擊賊襁負以免襆被走三千里謀梓於謙益俾爲其序公弱冠卽以文雄三輔及其占上第入詞垣掌書命職啓沃回翔承明著作之庭垂三十年高文典冊出公手筆者爲多當　神廟中葉頎然負公輔之望海內正人君子仰爲斗杓而憸邪小人視爲質的要所謂芒寒色正望而敬之者則一耳比其沒也海內惜公未竟其用而益想慕其遺文凡傳寫誦習者蓋莫不躍然以起聳然以服久之愀然慨然旁皇慘澹而如有弗獲者也公秦人也洪河泰華之氣磅礴鬱積大奮於公其氣骨方嚴峭獨故其文日光玉潔與金天相晶瑩其胸中彌綸一世無所不有故其文抱杜含鄠飲澧吐鎬陸海之珍藏畢具畏天命悲人窮撫已而閔時每結轖而形于言譬諸河流擘華蹈襄回復萬里當其飈衝水激有溯

清槃濟之聲焉於乎盛矣本朝謚文肅者十有三人惟公與澎縣岳公直道大節約略相似岳甫相而得禍公將相而被阨其遭時齟齬亦同也岳無子其詩文多散佚淑抃於公文擴摭類次謹謹傳之惟恐失墜此可以幸公之有後也岳之類博稿楊文忠用以梲中官封爵掌故至今傳之後有謀王斷國者求有用之文於館閣其必有取于公矣夫

顧端文公文集序

涇陽先生顧端文公文集若干卷其次子南京工部主事與沐所編次也刻成以屬謙益俾爲其序謹案公逾弱冠發解南畿其文詞縱橫駘蕩一洗舉子熟爛之習海內震動若奮雷之啓蟄快風之振槁長而通治體持國論晚而湛于理學其文與年俱進要其縱橫駘蕩故自如也嗚呼公之學程朱之學也其遇亦程朱之遇也蓋公自登朝再入吏部皆忤宰執以去與高忠憲公講學東林而黨論隨之伊川之在紹聖崇寧大略相似晚年以清卿召引疾不至不獲如考亭之在紹熙猶有行宮之奏煥章之講而黨

議學禁則不啻過之然自有宋迄今程朱之名懸諸日月而邪恕范致虛陳賈傅伯壽之徒果安在哉由昔以視今此可爲嘆息者也公之文最著者銓曹建言疏以自反規切人主海內爭傳之上婁江救淮撫二書遏紹述之萌牙救黨禍之滋蔓人所棘喉薄吻噤不敢言者皆自公發之公初以吏部郎里居余幼從先夫子省謁凝塵蔽席藥囊書籤錯互几案秀羸善病人也已而侍公于講席裒衣緩帶息深而視下醇然有道者也及其抗論天下大事風行水決英氣勃發不可遏抑如此先夫子少與公同學居恒字公曰叔時論士喜狂簡論文善養氣嗚呼知端文者其惟先夫子乎孔子曰吾黨之小子狂簡斐然成章成章而曰斐然此端文之文也孟子曰我善養吾浩然之氣養氣而曰浩然此端文之所以爲文也

顧太史文集序

故春坊諭德崑山顧公升伯諱天埈有文集若干卷歿後數年邑令嘉善葉君刻之以行于世而其子某屬余爲序公以雄駿峭特之資遭

神宗皇帝拔擢服官史局即毅然以名宰相爲
已任好學廣問深心矯思以講求所謂濟時之
業久之資望滋茂徒黨翕集聲光四出不可掩
蔽於是咎譽錯互而一斥不可復矣萬曆初江
陵以健敗其後執政者陰柔憒眊遍相師承公
獨抉擿其隱祕曰天下以庸人病執政豈知執
政冒庸人之名陰操威福大柄以欺天下自是
朝論較然執政者遂無可解免矣公又謂當世
人才日麗風習日僞著論擊排胥天下氣節道
學之士舉不得免焉公之手眼橫騖側出于一
世之上高而危矣睽而孤矣易曰莫之與則傷
之者至矣豈不然與屏居日久霜降水落物論
衰止天下之畏忌公者始而疑中而殺久之且
徘徊歎惜望其復用而公已病且老天下事亦
漸難措手非復公摩厲以須之日矣嗚呼其可
歎也公生平志業頌慕李文饒其文章奕閎激
切亦略似之公嘗敘蒲州張文毅公之文曰天
下有文人之文章有豪傑之文章豪傑之文章
雲蒸龍變之氣遇感即發寧容較深淺商工拙
于其閒耶然則儗公於文饒其不能爲文饒者

天也以言乎豪傑之文章則一也

徐司寇畫溪詩集序

自萬曆之末以迄於今文章之弊滋極而閹寺鈎黨凶戎兵燹之禍亦相挺而作嘗取近代之詩而觀之以清深奥僻爲致者如鳴蚓竅如入鼠穴淒聲寒魄此鬼趣也以尖新劃剝爲能者如戴假面如作胡語噍音促節此兵象也鬼氣幽兵氣殺著見於文章而氣運從之有識者審聲歌風岌岌乎有衰晩之懼焉蓋至於今上之中久道化成順氣協應而大司寇寶麐先生之詩始出先生之詩不騁奇於篇什不求工於字句春容而妙麗鏗鏘而鏜鎝如四時之有春也如五音之有宮也天地元聲具在于是先生之詩出而宇内幽陰鬼殺之氣蓋已蕩爲和風而化爲清塵矣其關於氣運顧不大歟昔者有唐之世天寶有戎羯之禍而少陵之詩出元和有淮蔡之亂而昌黎之詩出說者謂宣孝章武中興之盛杜韓之詩實爲鼓吹今東夷南寇王師在野游兎醜類將取次埽除而先生之詩應運而出　天子大開明堂采詩定樂將以先生

之詩爲風始豈偶然哉先生束髮登朝羽儀自
好居官則引大議與　天子宰相相可否出處
則抗大節襆被去國介不終日先生之爲人詩
所謂如金如璧者也其發而爲詩則精金之有
聲也良玉之有孚尹也人知先生之詩可以潤
色休明挽回運數不知先生固天地之元氣也
學者誦先生之詩因而得其爲人則庶乎其可
矣

牧齋初學集卷第三十一

序

湯義仍先生文集序

臨川湯義仍文集若干卷吳人許子洽生以萬
曆乙卯謁義仍於玉茗堂而手鈔之以歸者也
義仍告許生曰吾少學爲文已知訾謷王李摛
摛然駢枝儷葉從事於六朝久而厭之是亦王
李之朋徒耳汜濫詞曲蕩滌放志者數年始讀
鄉先正之書有志於曾王之學而吾年已往學
之而未就也子歸以吾文眎受之不蘄其知吾

之所就而斷其知吾所未就也知吾之所就所謂王李之朋徒耳知吾之所未就精思而深造之古文之道其有興乎余聞義仍之語退而讀其文未嘗不喟然太息也義仍官留都王弇州豔其名先往造門義仍不與相見盡出其所評抹弇州集散置几案弇州信手繙閱掩卷而去弇州沒義仍之名益高海內訾謷王李者無不望走臨川而義仍自守泊如也以義仍之才力繇前而言之豈不能與言秦漢者爭爲樽檛割剝繇後而言之豈不能與言排秦漢者爭爲叫

嚣隳突深心易氣回翔弭節退而願學於曾王顧又歛然不自有以其所未就者勗余嗚呼此可以知義仍之所存矣古之人往矣其學殖之所醞釀精氣之所結轖千載而下倒見側出恍惚於語言竹帛之閒易曰言有物又曰修詞立其誠記曰不誠無物皆謂此物也今之人耳傭目傲降而剽賊如弇州四部之書充棟宇而汗牛馬即而睎之枵然無所有也則謂之無物而已矣義仍晚年之文意象萌茁根荄屈蟠其源汩汩然其質熊熊然蓋義仍之於古文可謂變

而得正而於詞可謂已出者也其學曾王也歛然自以爲未就譬之金丹家雖未至於九轉大還然其火候不可謂不力而鉛汞藥物不可謂不具也後有君子好學深思從事於義仍之文得其所謂有物者而察識其所未至因以探極指要而知古文興復之幾義仍已矣庶幾後有子雲也哉余悲義仍之文不大顯於世而世之浮慕義仍者於其所以爲文之指意未有能明之者也循覽遺編追惟其末後鄭重相屬之語而爲敘之如此

李君實恬致堂集序

天啓中余再入長安海內風流儒雅之士爲忘年折節之交者則華亭董玄宰祥符王損仲嘉興李君實三君子爲最玄宰詞林宿素以書畫擅名一代其爲人蕭疎散朗見其眉宇者以爲晉宋閒人也損仲博極羣書每徵一事送一難信口訓答軒渠之意見於顏面每過余必夜分乃去君實落落穆穆驟而即之不見其有可慕說徐而扣其所有則渟泓演迤愈出而愈不窮夫唯大雅卓爾不羣庶幾似之是三君子者其

才情風格約略相似至於博物好古是正眞僞
雖古人專門名家未能或之先也三君子之集
玄宰已行於世損仲詩余所評定未知其存否
而君實之集最後出余得而論次之余惟唐宋
以來名人魁士以風流儒雅爲宗者若李汧公
米南宮趙魏公之流其標置欣賞往往在勛名
德業之外無當於世用而世顧不可少焉者何
也草之有秋蘭也木之有古松老梅也味之有
苦茗也臭之有名香也於世用亦復無當而世
亦不可少焉譬之於人倫其亦汧公之流也歟
文章者天地英淑之氣與人之靈心結習而成
者也與山水近與市朝遠與異石古木哀吟清
唳近與塵壒遠與鍾鼎彝器法書名畫近與時
俗玩好遠故風流儒雅博物好古之士文章往
往殊邈於世其結習使然也君實以進士起家
官至列卿後先家居三十餘年修潔如處子澹
蕩如道人靜退如後門寒素其爲詩文翕山水
之輕清結彝鼎之冷汰煦書畫之鮮榮昔人之
目李元賓不古不今卓然自作一體者也君實
工書善畫似玄宰博極羣書似損仲後有惇史

敘述本朝風流儒雅之士附洲公輩之清塵者三君子之中又當以君實爲眉目嗚呼來者難誣後世必有以余爲知言者矣君實之嗣子肇亨以余於先君有臭味之好使爲其序而同邑譚梁生狀其行事屬錢塘魯得之携書來請皆以謂君實之文非余莫適爲敘也故不辭而弁其首

劉司空詩集序

萬曆之季稱詩者以婁清幽眇爲能於古人之鋪陳終始排比聲律者皆訾謷抹摋以爲陳言

腐詞海內靡然從之迄今三十餘年甚矣詩學之舛也譬之於山川連岡隮障透迤平遠然後有奇峯仄澗深岩複壁窈窕而忘歸焉譬之於居室前堂後寢弘麗靚深然後有便房曲廊層軒突夏紆迴而迷復焉使世之山川有詭特而無平遠不復成其爲造物使人之居室有突奧而無堂寢不復成其爲人世又使世之覽山水造居室者舍名山大川不游而必於詭特則必將梯神山航海市終之於鬼國而已舍高堂邃宇弗居而必於突奧則必將巢木杪營窟室終

之於鼠穴而已今之爲詩者舉若是余有憂之而愧未有以易也今年與劉司空敬仲先生相見請室得盡見其詩盧子德水之評贊可謂精且詳矣而余獨喜其淵靜閒止優柔雅淡意有餘於匠枝不傷其本居今之世所謂復聞正始之音者與使世之學者服習是詩奉爲指南必不至悼慄眩運墮鬼國而入鼠穴余又何憂焉史稱陳隋之世新聲愁曲樂往哀來竟以亡國而唐天寶樂章曲終繁聲名爲入破遂有安史之亂今天下兵興盜起民不堪命識者以謂兆於近世之歌詩類五行之詩妖敬仲之詩得著廊廟庶幾禦寇子之云命宮而總四聲慶雲流而景風翔矣乎余將爲採詩者告焉因敬仲寓德水視如何也

劉咸仲雪菴初稿序

余與咸仲交二十年矣遭逢世故流離跋疐黑獄黃土錯互促迫短髮種種尚在人間天南地北如吾兩人者無幾也崇禎初余免官出潞河咸仲以吏部郎家居潞河人稱咸仲朝齋暮鹽有今無儲急病讓夷推燥就濕鄉之人倚爲司

命昆弟朋舊連床分榻日則更衣而出夜則典衣而飲余歎息告潞人中條山色蜿蜒數百里內無謂陽道州不可復作也余與咸仲先後下獄咸仲先得釋來唁余於長安盡出所著詩文屬余評之余始知咸仲之詩文乃益知咸仲也咸仲之爲人眉宇軒豁心腑呈露意中無結轖不可解之事喉閒無嗔咽不可道之語以君父爲天以師友爲命以文章山水爲日用飲食其爲詩文也亦若是而已詩文之繆傭耳而剽目也儷花而鬬葉也其轉繆則蠅聲而蚓竅也牛鳴而蠻語也其受病則皆不離乎僞也咸仲之詩文喜而歌焉哀而泣焉醒而狂焉夢而愕焉嬉笑嚬呻磬咳涕唾無之而非是也咸仲之性情在焉咸仲之眉宇心腑在焉有眞咸仲故有咸仲之眞詩文其斯爲咸仲而已矣咸仲命其集曰雪菴雪菴者咸仲讀書之室亦以自喻也詩不云乎何彼穠矣花如桃李此士大夫之光華悅豫得時而向榮者也又不云乎蒹葭蒼蒼白露爲霜此則其蕭索坎壈悲秋而廓處者也若夫上天同雲先集維霰於斯時也天地閉塞

水澤堅凍非夫高寒慘淡獨立而高臥者何足以當之余將携咸仲之集歸乎江南釣拂水之漁灣臥松江之蟹舍天寒歲晚孤舟簑笠焚枯煨柮咏雪菴之詩而閱讀其文不可以樂而忘死乎世無王子猷蘇子瞻此意誰知之者吾將汎剡溪步臨皐而問焉

范璽卿詩集序

今之譚詩者必曰某杜某李某沈宋某元白其甚者則曰兼諸人而有之此非知詩者也詩者志之所之也陶冶性靈流連景物各言其所欲言者而已如人之有眉目焉或清而揚或深而秀分寸之間而標置各異豈可以比而同之也哉沈不必似宋也杜不必似李也元不必似白也有沈宋又有陳杜也有李杜又有高岑有王孟也有元白又有劉韓也各不相似各不相兼也今也生乎百世之下欲以其蠅聲蛙噪追配古人儼然以李杜相命浸假而膏唇拭舌訾議其短長蜉蝣撼大樹斯可爲一笑已矣今之詩人有廣陵范璽卿異羽異羽之詩清妍深穩有風有雅出入六朝三唐不名一家亦成其爲異

羽之詩而已異羽舉進士爲吏部郎人才國論儲峙胷中直道忤時以清卿引退蕭閑虛止若無所與於人世者其爲詩終和且平穆如清風有忠君憂國之思而不比於怨有及時假日之樂而不流於荒斯所以爲異羽也歟斯所以爲異羽之詩也歟如必曰此爲六朝此爲三唐尋行數墨取異羽以追配古人則異羽之所以爲詩者或幾乎隱矣余知異羽之深者也故於異羽之集成而序之如此余往得異羽題扇詩有蹲石花閑似定僧之句已又得范司馬夢章詩有埽花便欲親苔坐刪竹嘗防礙月行之句迴環吟咀於詩家有二范之目閒將倣古人團扇屏風之例撮取當世名章秀句以傳於後亦以二范爲嚆矢焉在昔池塘芳草之什蟬噪鳥鳴之句咸以幺絃孤韻標舉藝林而後世則盈湘溢縹蕪累山積此亦作者得失之林不可以不辨也

黃鶴嶺侍御游恒山詩序

上官大夫之讒屈原也曰每一令出自伐其功信斯言也則屈子之信而見疑忠而被謗固已

昭然矣既已謠諺相傾危矣而又與之以名甚矣古之讒人者猶三代之遺直也分宜之辟容城也以令旨四明之窘歸德也以妖書事所不經法所未有其殺之彌力其暴之也滋甚若二公者亦猶行古之道也歟今也不然優容以緤之遲緩以老之紆廻以誤之駭機忽發如環無端使當之者如檬蒺藜如緣藤葛全身則無路殺身則無名求生不生祈死不死權奸伎倆窮神入聖斯可目共咤爲麤材嗤靳蘭爲筆伯矣當此之時乃有能偷暇日賈餘勇登山舒嘯臨流賦詩如東海君者不尤異乎或曰上官子蘭之讒屈原疎斥之不用已爾非如今之曲殺之也東海君之託於游也澹蕩其跡以解衆也或曰屈原之所遇闇主也東海之所遇　聖君也昔之優人有言之者矣東海君之愛其身也以有待也或曰屈原僅一姊申申而詈余矣東海君遺愛在三輔閒父老遺民燕趙悲歌之士所至相慰藉其與夫陳詞沅湘行吟澤畔者則有閒矣東海君之所以樂而忘返也東海君之志觀於游恒山之詩則知之矣孔子曰詩可以怨

遠之事君此之謂也崇禎戊寅八月序

孫楚惟詩稿序

余舉進士出吾師高陽公之門吾師命楚惟兄事余楚惟方少年鸞鵠停峙踔厲風發余自謂當讓此人一頭地不敢以弟畜也楚惟既上公車荏苒二十餘年未得一第深思易氣讀書纘言其學殖益富而其所爲詩盈囊溢帙刻成屬余序之蓋自遼廣失守畿輔震動吾師援裴晉公故事自請行邊而中朝遂不復聽其入河北之賊未去晉陽之疑日積凡吾師所爲極難耳方吾師出鎮之日天子御門臨遣楚惟以佳公子韜弓珥筆躍馬以從嘻嘻宿將袜首韡袴兜冑而趨風磨肩草檄橫槊賦詩何其壯也已而中外掣肘進退唯咨釋晨昏溫凊之憂而懷風雨凄楚之懼所謂欲哭則不可欲泣則近於婦人者一皆於詩發之爲楚惟者良亦苦矣唐之舉子恃才不偶往往歎歸燕之無棲惜雲英之未嫁悲憂窮蹙見於語言豈如吾楚惟擅車席帽馳驅戎馬之場慷慨鉛槧集參預婦孺之績丈人長子之寵寄分甘志士之心曲交幷繁會

噴薄於楮墨之間然則楚惟之身雖窮而其遇
則未始不壯也其爲詩亦豈如唐之舉子妻聲
促節如蟲吟之發於切類者可同日道哉天生
吾師方叔元老爲國家倉中興之業而又生楚
惟以相助之天之斬一第於楚惟者良有深意
自茲已往楚惟之助名與其詞章日升而川至
者未可量也余雖老矣尚能握管以俟之崇禎
甲戌九月序

孫紫治詩稿序

吾師高陽公之第五子曰鑰字紫治與其兄弟
掉鞅文場互爲渠帥紫治尤富於著述所刻詩
多至數十卷自吾師以黃閣元老再出視師紫
治兄弟挾矢簪筆更番省侍已已之役從征不
及浮海而東佐吾師艱危拮据以成收復之績
故其詩多沉雄感激有古勞人俠士從軍征戍
之風而余讀之則重有感也東便門之事七十
老臣一日而就道七日而趨朝一日夜而旋出
國門便門之外虜騎充斥單車夜行其得免者
天也先是余以枚卜被逐羣小懼吾師之入而
爲吾地也當是時　聖天子方急虜而羣小急

余急虜則吾師朝以入而急余則吾師夕以出此其故蓋難言之矣幸　天子神聖功狀著明中山之謗雖滋而東山之勞未泯不然豈不殆哉古之人嗛一飯之德感一言之知必將殺身以自明刎頸以相報以余之不肖當吾師出鎮之日不能裹糧荷殳從幽并健兒與奴酋接踵而死靦然耳寢飽噉晏晏居息自屏於菰煙蘆雪之閒讀紫冶之詩觀其涉波濤冒鋒刃其將父之急而報國之殷也能不媿哉軍旅之事呼吸萬變非親在行閒者不能深知老臣持重又嫌於自伐以掩朝廷故奏報往往不能盡什之二三紫冶作過庭引敘四城匡復之詳伐交用閒老謀壯事髣髴可以想見昔范文正之長子從其父於師中與將士臥起備知其勇怯情僞文正以此能得將士心繇今視之古今人豈相遠哉余序紫冶詩以謂吾師父子之閒有關於軍國之故忠孝之誼世之採風者可以考見焉而因及余之所愧者使後之人亦或俯仰一歎幸吾師之有子而惜其無徒也崇禎甲戌九月序

孫幼度詩序

戊寅之春余病臥請室同繫者聞邊遽驚而相告余方手一編詩吟咀不輟挾策而應之曰以此占之奴必不爲害告者不懌而去居無何邊吏以乞款入告舉朝有喜色告者復問予所誦何人詩詩何以能占虜耶余展卷而應之曰此吾師高陽公之少子名鉉字幼度之詩也吾師爲方叔元老身係天下安危諸公子皆奇偉雄駿屬櫜鞬握鉛槧以從公於行閒作爲歌詩往往風發泉涌流傳人閒而幼度其後出者也幼度之詩有光熊熊然有氣灝灝然一以爲號鯨鳴鼉一以爲風檣陣馬雜述感事之作憂軍國思朋友忠厚惜怛顦顇宛篤非猶夫哀世之音蠅聲蚓竅魈吟而鬼哭者也今夫吾師者國家之元氣也渾淪盤礴地負海涵其餘氣演迤不盡而後有幼度兄弟而後有幼度兄弟之詩徵國家之元氣於吾師徵吾師之元氣於幼度之詩傳有之深山大澤實生龍蛇幼度之詩殆亦國家之餘氣也純門之役師曠驟歌北風而知楚之不競於晉斯可以覘國已矣而又何疑焉告者曰子之言則善矣古者師能審音子非師

而效師之歌風也何居嗟夫余固世之僇人也幽囚困踣懂而不死余雖有目無以異於師之瞽也鄭之師慧過宋朝而私焉曰必無人焉余之來也歸死於司敗不敢造朝未知有人焉與否羽書旁午病臥請室無已而以歌風占敵自附於子野子猶以有目靳我不亦過乎告者憮然而退遂次其語以序幼度之詩

孫靖自文

往在史館與莆田曾霽雲共論館閣之文霽雲曰當今不得不推高陽爲第一其文熊熊渾渾元氣磅礴非章句琱繢之徒可幾及也余以爲知言今年夏楚惟之子靖自郵致其文辭就正於余余觀其氣象宏博脉理沉厚高華駿朗稱其爲吾師之孫楚惟之子而益歎霽雲之言爲有徵也吾師之文其大者爲高文典冊籌邊斷國固已著竹帛而垂夷夏其小者則殘膏賸馥猶足以衣被海内沾丐作者此天地之元氣渾淪磅礴非有使之然者也鍾水豐物源深流長一發而得楚惟兄弟再發而儘靖自黃河之流千里一曲不觀於崑崙天柱豈知其委輸分逝

之故哉韓子敘北平王之三世稱王猶高山深林鉅谷龍虎變化不測而其孫則瑤環瑜珥蘭茁其芽稱其家兒夫繇龍虎變化以至於瑤瑜蘭茁家門之盛固足稱道而元氣則已薄矣今靖自與其羣從森秀玉立而其文詞瑰瑋奇偉龍虎變化傑魁之氣鬱然不少衰落則不獨吾師一家之元氣而國家昭融敦厚之福培養於百世者未有艾也余故喜而書之

楊澹孺詩稿序

應山楊清澹孺與其弟漣文孺並以才名鵲起湞漢間文孺登甲第歷官憲府而澹孺以老明經爲博士弟子師少陵不云乎諸公衮衮登臺省廣文先生官獨冷一旦於澹孺兄弟閒見之澹孺夷然不屑也入學鼓篋襄衣博帶與學者譚先王講道德以其閒携軍持奚囊探奇問勝嘯歌賦詩用自娛說而已澹孺與其弟更衣幷食責備行義以古人相期許文孺爲海虞令澹孺割城南數頃以遺文孺曰吾不忍廉吏妻子不得宿飽也讀其詩和平簡淡時時有勞人志士節廉用壯之思斯可以知澹孺已矣往文孺

在省垣余方里居文孺夢要余登高賦詩有柳風來太液梧月暎華清之句詒書告余曰天涯兄弟夢寐相感不令樂天微之獨擅千古今澹孺之詩成而余爲之序文孺居太微清嚴之署發而讀之池塘春草之夢又當與柳風梧月並爲美譚他日余三人執手論詩恣閒談讌又安知不仍在夢中乎當相與酌酒一笑耳天啓三年十一月

陶不退閩園集序

余少讀李卓吾之書意其所與游者必皆聰明辨博恢奇卓詭之士已而識新安方時化汪本鈳於長安皆卓吾高足弟子授以九正易因者也時化一老明經斤斤爲文法吏褒衣大帶應對舒緩本鈳樸遬腐儒偶坐植立如土木偶是二人者與之游處求其爲卓吾之徒而不可得也公安袁小修曰卓吾之平生惡浮華喜平實士之矜虛名衒小智游光揚聲者見則唾棄之不與接席而坐觀其所與則卓吾可知也余聞小修言復與二人者游乃知爲卓吾之徒久之如見卓吾之聲音肖貌焉同年生姚安陶珽字

不退少有志於問學游卓吾之門而有得焉者也不退之爲人恂恂已爾穆穆已爾與之語泛濫於物情吏事剌剌不少休未嘗以問學自表異余與不退游甚狎始知卓吾之所與皆方汪也如小修之云不退既沒其弟仲璞以閱園集求敘不退之詩文緣情而穩詞據事而立論未嘗標門墻設壇宇名爲某氏之學也爲吏言吏居鄉言鄉如父老之談農桑如家人之問耕織未嘗駢枝儷葉致飾於吾言文字之閒也其言曰詩則香山之則眉山之試就其詩文求所謂香山眉山者何有哉讀閱園集者曰此陶不退之詩文也其斯以爲卓吾之徒已矣卓吾守姚安清淨恬淡有汲長孺之風不退居官似之卓吾晚年憤世兀傲自放而不退規言矩行老而彌謹此則不退之善學卓吾者也

陶仲璞遯園集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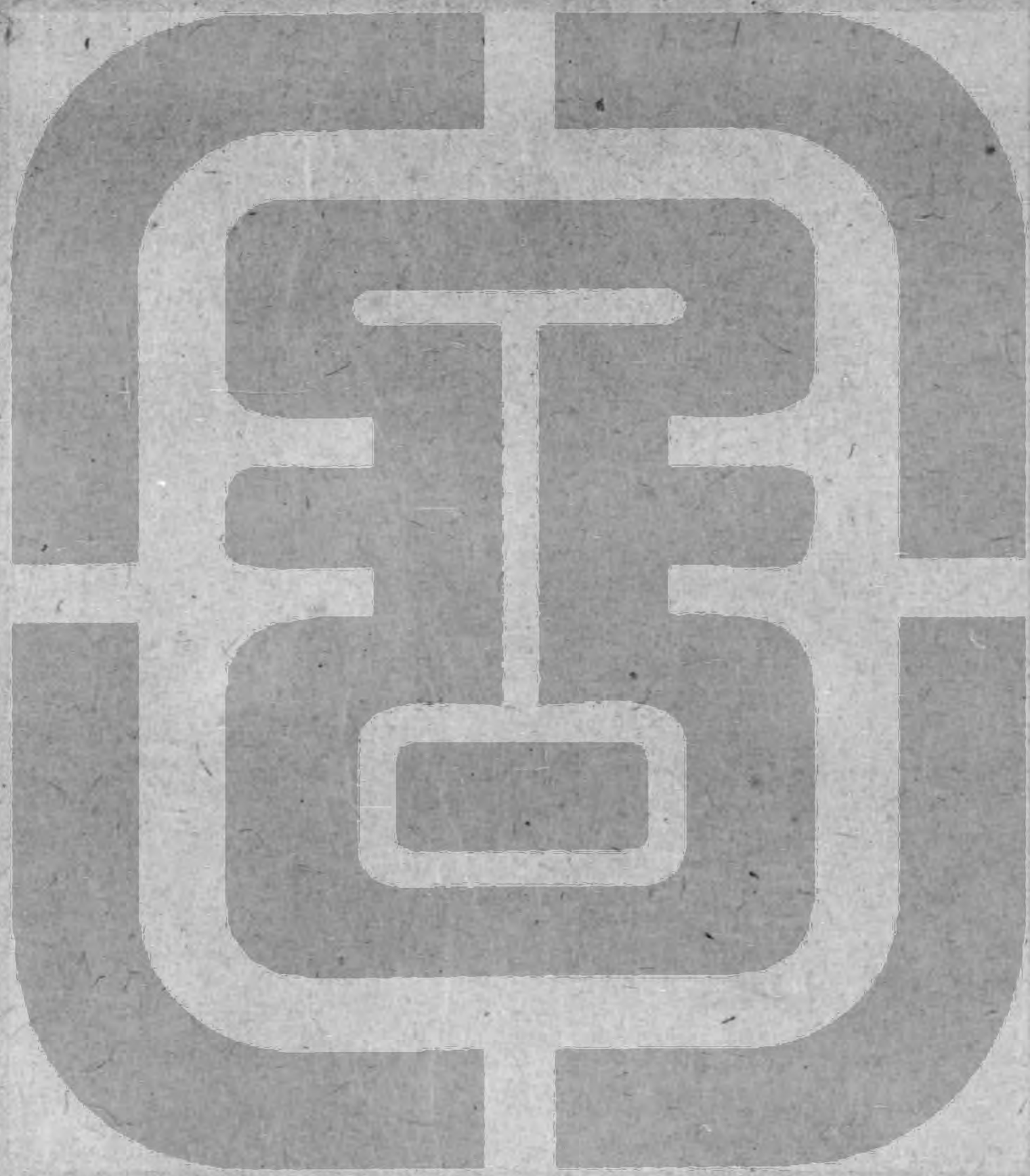
姚安陶仲璞爲吾同年兄釋圭之弟兄弟俱以才名奮起天末釋圭成進士敭歷中外官至監司而仲璞以乙科官南工部出守寶慶得罪於藩府挂冠以歸其治行廉辨清眞亦略相似余

既爲稱圭序閬園集矣仲璞復以遯園集示余求一言之弁余不知文安能序仲璞之文亦知其爲陶氏兄弟之文而已矣萬曆之季海内皆詆訾王李以樂天子瞻爲宗其說唱於公安袁氏而袁氏中郎小修皆李卓吾之徒其指實自卓吾發之稱圭與小修俱龍湖高足弟子而仲璞少受學於稱圭其師友淵源如此故其詩文之大指可得而攷也夫詩至於香山文至於眉山天下之能事盡矣袁氏之學未能盡香山眉山而其抉擿蕪穢開滌海内之心眼則功於斯文爲大仲璞之集稱心而言指事而論無薄喉棘手之艱無東塗西抹之飾則亦袁氏之遺風可以祖香山而宗眉山不墜落今世詞章道學窟穴中也稱圭文多應世酬物之語而仲璞多譚學問逗露盱江泰州宗指顧猶沾沾於三峯入躬國而解衣其亦有隨緣牽勸之思乎龍湖一瓣香具在安得促席從仲璞而問之

劉大將軍詩集序

曹南劉大將軍束髮從戎大小數百戰所至克捷　天子拊髀嘉歎依倚爲干城腹心羯奴螘

賊憚其威名所謂聞弓聲爲霹靂見走馬爲電
閃而將軍顧自憙爲歌詩據鞍倚馬筆騰墨飛
投壺雅歌分題刻燭幕中之士傳寫其詩鏤版
以行於世而請余序之夫詩有聲焉有律焉氣
莫盛於聲法莫細於律皆與軍旅之事相通者
也傳曰甲兵以利用也金鼓以聲氣也戰勇氣
也一鼓作氣古之君子聽鐘聲則思武臣聽磬
聲則思封疆之臣聽鼓鼙之聲則思將帥之臣
五聲之中思武臣者居其三焉師曠歌南北之
風知楚之多死聲與夫清嘯而却胡吹篪而退
虜皆此物也易曰師出以律否臧凶握奇之法
四三四奇餘奇爲握奇善用兵者以正合以奇
勝皆律也故曰好以暇好以衆整令將軍之詩
聲盛矣律備矣驟而歌之若風雨之猝至若礮
火之横飛若鉅鹿昆陽之戰士卒震恐而虎豹
懼慄也徐而按之擊刁斗明步伐前偏後伍鼓
進金退森然而不亂井然而可紀也俄而喑啞
叱咤兔胄叫呼俄而緩帶輕裘雍頌燕笑此將
軍之詩法也即其兵法也古今之論將者莫先
於趙衰之論郤縠以爲說禮樂而悖詩書而中

山王奉　高帝觀書有益之論
囊書自隨將軍之爲詩豈徒尋行
人競病之章而已以詩書爲義府以
麄滅奴盪寇精白一心以報　天子
鼓吹之曲砥墨吮筆於飲頭喋血之餘
解賦詩退虜之誚乎詩有之武夫洸洸告成于
王余將效王氏之續詩嗣江漢之什焉將軍勉
之哉崇禎壬午七月序

牧齋初學集卷第三十